



26-950  
34



十經齋文集卷一

嘉興沈濤

西雍

遊法源寺看花序

法源寺者蓋有唐之舊刹而都城之勝地也靈宇曾構  
 高翳雲日奇卉叢馥夾羅廣庭每至暄風披拂遊人若  
 蟻庶常黃君霽青以下直之日借榻上房幅巾蕭然時  
 寄吟賞復選勝侶召娛朋連臂踏歌直造花所絳萼蒸  
 霞素蕤成雪馨烈遙散菲菲襲予如入曼陀之天旃檀  
 之國焉藉草為茵折枝代塵析妙理於斗窟參香塵於  
 鼻觀蹇條拾蕊仰而賦詩絲羽嚶嚶妍唱如答歡情旣  
 洽芳筵更陳蘭肴扶寸清醪盈酌促坐舉白隔花傳觴



朱顏皆醜耳熱交作共企盤石或眠落英客主微疲夕  
煙欲暝陽烏戢景驪駒在門披蘿徑而言歸躡芒屨而  
竟去夫吾人生長江南流連風月嘯葉日晚掇英露初  
攜手林嬉有來斯應今者煙景不逢衝飈疾卷白日無  
色黃沙當餐方翹障面時汗元規之塵素衣染緇已逃  
中散之蝨黃君獨欣翫麗矚招邀吟袂續南皮之雅韻  
開北海之芳樽目眩天采心醉芬郁爲越吟者無復鄉  
關之思遲羨蘇者蠲此幽憂之疾咸謂斯樂難忘當共  
相繼而此歡之人又皆旅翮方摧蓬根待轉瘁似春枯  
之條散如秋零之葉能無攀漢柳而長懷序蘭亭而增  
愴乎前日嘉會咸抒盛藻身迫行邁情繫昨遊因復序

之以貽黃君且以爲別同遊者孝廉張又蘇如海陳臯  
蘭傳均葉兩坨維庚同歲生王槐卿森家曉滄湖共霽  
青爲七人



與段茂堂先生書

濤聞應龍沈鱗俱縱大壑而川后不病其汗檇散擁腫  
咸就隱括而匠石不能以繩何則所性不可移而容納  
之道廣也濤自艸角獲侍清塵肌色黝肝被服充屈口  
甚蹇吃非阿戎之談識旣童昏鮮文舉之對而先生見  
待以國士延譽於通人湔祓爲心眇昧成采使繭栗之  
犢與帝稷而同阜蘭單之乘共驥騄而齊價昔邳懷美  
錦何點識之於蚤歲邢蓄盛藻清河致歎於幼年濤才  
不及之而遇與之齊矣竊感鮑子知我之恩每懷子勝  
斐然之志寸陰不居尺波易逝歲月逾邁一紀於茲進  
不能振拔景跡展輪翮之用自奮天衢之上退不能鑽



厲惜學窮墳素之奧揚聲竹帛之際年謝潘岳而二毛已催志慕顏回而一經不治遠追宣聖無聞之懼近詠詩人徒悲之歎未嘗不覽明鏡而拊心撫陳編而參息也歲在攝提之紀曾登闕里之堂違離已來又彌年載中間一就公車之徵再應莫府之召北首燕路則形疲於載馳南棲江表則神瘁於物役養素邱園用息塵軌賃廡一椽小加營構能容蠹簡足仰屋梁門謝塵雜複臺卿之壁家承素業鑿平仲之楹博涉藝文旁叩鉤識因依周續之五經五緯之名曰十經齋又欲刺取載籍中緯候之文都爲一編以爲陰嬉撰攷實洙泗之微言握河括地卽東序之祕寶春秋屬商感精運斗之符與

四始而共序孝經屬參援神鉤命之理偕一貫而並授所以中壘校之於前高密注之於後爰辰卦氣九師明入純之易含樞耀魄二鄭證六天之禮而或者疑文因赤制有類瞽史之記字別卯金不見浚長之書不知聖人百世可知夫何有於炎麻聖人神道設教豈反謝乎予文至於古字通假其流實繁日月爲易徵異說於祕書祕書緯書也漢人或謂之祕經或謂之祕記說者以爲參同契之類非避我殊形佚籀文於石鼓況乎文成數萬亦有郭公言傳九千寧無夏五而必欲以鎔爲劉說文金部鎔殺也經典中虔劉字當作鎔假藉作劉公劉劉累字當亦說文正字今脫者當矣改卯從卯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未爲通論也誠懼絕學之將泯幸斯文之未墜



思欲網羅散失參稽同異勉十舍之力以成一家之言  
草創伊始未遑卒業伏惟先生體河目之姿表人倫之  
度儒行重於北海禮教宗於南國綴學之士咸資準的  
發藻之彥競列都養濤質慚狂簡夙蒙所裁尚冀本師  
成其終始十經齋室初考欲求記文一篇光其窆奧示  
以指歸庶已朽之木遇龍蹲而再雕陸沈之羽攀鳳翼  
而高運匪欲以爲實賓亦藉以堅吾信耳夫三都無字  
冥之序已覆陸生之醫雙松非退之之記誰識崔丞之  
哦古人所謂附驥一毛則追風千里故敢因牋悉其委  
曲白雲在天翹首而已

十經齋考室文

橫艾涪歎角氏星躔月采成朏日稷虞淵沈子齋室始  
就詠碩人之考槃經生下帷匠氏輟斤掃室聚窆插架  
當門圖書左右紛然雜陳旣闕精廬爰肇嘉名五經五  
緯是曰十經維緯之興實始太古陽虛龜浮書契是祖  
庖演先文遂握機矩巡甲開山通乾鑿庀握河記堯括  
地象命白圖授黃丹書啟倉帝王之階錄記興亡卦驗  
彖圖星宿講堂官世厥守馮相保章孫觀嘗謂周官馮相保章氏所掌之  
書類卽識緯其說甚確木運將終水精告瑞臧彖通流綴學立制  
河洛六卷鉤鈐七緯絳衣縹筆向辰告備血化端門虹  
飛委地性與天道聞之匪易永宏祕經攷信六藝復有



中候帝魁之書準哲之識勅省之圖苗與霸免撰名詭殊演命明道紀異攷符八十一篇靈準爰聽七十二子陰嬉共證衰聖承進素王受命謙不言緯摘識避聖中興以來圖識尤盛魏禁閉房隋志明鏡揚雄擬經斯風實競嘗論識緯同出異名識雜占驗緯實儷經秦亡三戶漢聚五星術家者流物怪是馮案古占驗書皆名爲識至孔子因七經之名始定七緯劉熙釋名云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論語識諸弟子所撰不敢襲名爲緯取纖微效驗之意予謂史遷書所載楚南公曰甘公曰皆古雜識之流隋書經籍志又有老子河洛識一卷尹公識四卷劉向識一卷而八十一篇之外未有以緯名者後人不知識緯之分且因閉房記王明鏡僞託諸書而舉以病緯亦可謂未辨赤兌大儒北海康成天人忠緯陰陽五行春秋災異集自郝萌宋均之注大義甄明毀滅微學桓譚鄭

興亦有張衡謂起哀平穆寤識秦錄圖奏羸豈終張徒

孫支盧生荀爽亦謂起中興天文家言班藝可徵衡以

九流無識疑出哀平間案九流謂陰陽儒墨等九家見

今漢書藝文志本不得有識漢志天文家載圖書祕記

十七篇則緯侯亦七略中書史記趙世家言秦識於是

出始皇本紀言錄圖曰亡秦者胡圖識之名由來舊矣

左氏太官公羊賣餅依識何掾證圖賈景處者爲劉卯

金斯應汝南說文演贊公乘既書上諱寧遺國姓視狗

畫犬以刀守井見春秋元命包初學記依類託義於文

台正士力於地曰生爲星分別部居乖悟形聲蓋或緯

文三寫未審召陵之書亦有譌本據此疑僞未爲篤論

予謂緯文之不合六書者率皆傳寫之譌戴侗六書故

引唐本說文與今本不同者甚多則說文亦非完書矣

嗚呼秦燔六經二世以亡隋焚識緯厥祚不長方今



聖朝文治煌煌玉版下跡武英殿聚珍版有易緯十卷金匱函臧伊

予後生正丁厥昌左手畫圓右手畫方絳帛象覽雌雄

圖張長阿之坂連石之鄉中繩四徹外達入聰音紬探

祕籍沈冥默房鄭算斯善孔道以光

增錄十經齋記

余自幼時讀四子書注中語信之惟恐不篤也既壯

乃疑焉既而孰讀六經孔孟之言以覈之四子書注

中之言乃知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與六經孔孟

之言大異六經言理在於物而宋儒謂理具於心謂

性卽理六經言道卽陰陽而宋儒言陰陽非道有理

以生陰陽乃謂之道言之愈精而愈難持循致使人

執意見以爲理礙於政事此東原先生原善一書及

孟子字義疏證不得已於作也余謂言學但求諸經

而足矣六經漢謂之六藝樂經亡散在五經中禮經

周禮之輔小戴記也春秋之輔左公羊穀梁三傳也

孝經論語孟子五經之木鐸也爾雅五經之鼓吹也

昔人併左氏於經合集爲十三經其意善矣愚謂當

廣之爲廿一經禮益以大戴禮春秋益以國語史記

漢書資治通鑑周禮六藝之書數爾雅未足當之也

取說文解字九章算經周髀算經以益之庶學者誦

習佩服既久於訓詁名物制度之昭顯民情物理之

隱微無不瞭然無道學之名而有其實余持此論久



矣未敢以聞於人嘉興沈君季壽久從余游今年八月書來請作十經齋記十經者有取於南史周賡之似足切五經五緯號曰十經也緯亦經之輔此亦五經廣爲十三廿一之意歟漢之大儒若鄭康成何邵公以緯注經名流魁不淵奧苟羅之也富擇之也精則有裨於經夫豈淺鮮沈君天資卓犖十二三時已倍誦十三經如瓶瀉水長益汜濫辭章茗發穎豎離眾絕致而猶自恐華而不實也乃沈潛於五經以五緯博其趣築室閉戶著述其中不爲聲華馳逐其於訓詁名物制度民情物理之際研之深矣此其志之遠何如哉豈守兔園帖

括或勦說宋儒一二以拾青紫誇學問者所可輩哉抑余耄矣不足以測君之所到近者亦閉戶一室中以廿一經及吾師原善孟子字義疏證恭安凡上手披口讀務欲訓詁制度名物民情物理稍有所見不敢以老自懈其勤猶沈君也惟沈君知我我雖無沈君高文顧請沈君爲我作廿一經堂記以酬吾以勉吾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豈非以敝帚易千金也哉是爲記嘉慶辛默涪灘長至月朔日金壇段玉裁撰年七十有八



世對王廷幾十九十有八

以下金世游女...

...

...

...

...

...

...

...

廿一經堂記

吾師茂堂先生吐教陳機鉤河摘洛未重五經之學人

謂無雙康成六藝之論文成有萬沈沈覃思老而彌篤

恂恂善誘從之末由歲居鵠首月隕麋角爰以廿一經

堂授簡命記謹案經者常也上古之世未有經名墳素

典邛因時立號逮蒼澤含靈黑帝感生始掇祕文述五

經定世符置撰輔春秋演孔圖曰作法五經運之天地

稽之圖象質於三王施之四海白虎通曰孔子所以定

五經象天五常之道五經者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

也既而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素文信而底磨赤誦

興而集爵紫微降光六經乃備春秋之外復作孝經援



神表黃玉之祥中契識平霜之應所謂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也至若姬公修典用制周官卜商問故言傳亦足  
仲弓之徒共撰微言則有論語八寸之策子思之門私  
淑聖教則有孟子內外之篇當時皆不名爲經厥後秦  
胡破術漢劉握符書記旣散孔道不絕樂經殘缺制氏  
記其鏗鏘隸古混淆更生校其中祕博士爰集學官乃  
列則易書詩禮春秋爲漢之五經也赤丸會昌儒雅道  
盛當塗以降代隆經術唐宋取士兼用九經熙寧之朝  
始罷三禮有明因歷代之制襲舊六加七合左氏於春  
秋齊孟德於周孔錄十三經注疏彙行太學自舍經味  
道之彥述文興業之士莫不奉爲憲章闡茲大訓先生

以爲揚雄擬經其失則僭趙匡棄傳其蔽也妄必分宏  
度之四部則尚書春秋何以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必限  
蒼姬之一代則羊高梁赤亦殊仲尼素王邛明素臣所  
以公會中經并次汲書元朗釋文不遺柱史有如大小  
二戴共事曲臺孔子三朝莫傳慶氏政穆昭穆雖篇目  
之難稽遷廟釁廟實逸禮之可攷瑯邪師說傳述罕聞  
沖遠義疏毀滅滋甚僅有范陽之注略而不詳遂致信  
都之業墜而中絕則禮宜益以大戴禮又如左邛大義  
遠勝嚴顏外傳異聞亦高鄒夾馬遷蠶室因成太史之  
書班氏蘭臺復續前朝之史皆古訓所具存治亂之條  
貫至於天水一朝人尚清虛家傳道學溫公獨能博綜



載籍馳騁古今繼百二十國之寶書編三千餘年之實錄信非紫陽綱目所可庶幾亦豈隴西長編爲能鑽仰則春秋宜益以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若乃一畫孳乳創自史皇六卷陰陽造於風后保氏以之教胄學者於焉游藝蓋自八體無傳六觚鮮識重差句股謬增夕桀之名持十屈中遠昧形聲之義苟非臣沖書上終止句而爲苛商高矩積孰旁要以究祕則說文解字九章算經周髀算經尤爲小學之至精足補雅訓所未備是用順攷古道叩合同異撰集爲廿一經築堂以授生徒扶微學也夫一卷之師信口說而非傳記專家之業黨同門而妬道真邵公學海致譏六典之文元晦名儒妄議百篇之序甚至魏徵類禮王柏疑詩許君始聖則顧氏糾其違古文晚出則西河信其僞惟先生道亞生知幾深得二九流百氏罔不兼綜七略藝文所在宏益誨人不倦造次必儒文宣七十猶著屬參之經伏勝九旬尚誦授鼂之策濤證聖寡學籀故罕通趙商之問禮難爲起子公羊之善識惟思墨守謹聞緒言仰摹淵指他日攝齋升堂摳衣卽席請所謂廿一經者受而傳之則應天人之法共水精而向辰尊性道之聞或山庭之繞斗用贊一辭略陳梗概云爾



答段茂堂先生書

伏奉手命并十經齋記鄭生內學見賞於馬融趙賓小  
數獲名於孟喜揄揚過差心靈自失謹已式栞樂石銜  
之璧帶子雲精廬謝此寵飾長卿陋宇邁茲多幸來命  
新安之游枉道相過擁篲於門執弟子之灑掃春麥爲  
纛爨高士之樵蘇延頸喁喁竟成虛遲招搖指丑臨氣  
不至土脈陳根實望雪澤惟想道躬順時閉臧攝履無  
爽胥江長流衣帶相限未知何時得遂侍坐耳前書略  
述所懷取足辭達顧蒙慈獎彌增慚悚承示光武紀卯  
金修德爲卯金修德之誤竊謂未然事在當仁不能無  
辨春秋漢舍孳曰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



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  
刀居右字成章刀擊秦漢書王莽傳曰夫劉之爲字卯  
金刀也王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又曰受命之日  
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爲字也何休公  
羊傳注曰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  
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  
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是緯書諸卯金字  
不得改爲卯金漢世諸儒言及劉姓必曰卯金不特讖  
緯祕記始云爾也後人見說文無劉字見虞翻有柳卯  
同字之說遂謂劉當作鎰柳當从卯案說文竹部有籟  
字水部有瀏字女部有嫺字木部杙字下云劉劉杙又

有劉向說劉歆說不應金部無劉字其爲脫簡昭然可  
知蓋自當塗刊定旣逞私意騎省新附又相惑亂今之  
說文非完書矣暇復精誦三國志注及許氏九千言知  
說文本無从卯之字仲翔世期亦不以柳爲从卯何以  
明之說文从古文文字必云某古文某此解字之通例也  
上部重文帝字下云云古文上辛言示辰龍童音章皆  
从古文上旣發其凡而辛字示字辰字下復云云古文  
上今示字下脫此四字唯言字童字从辛音字从言章字从音龍  
字从童省故並不著今玉部聊字艸部茆字日部昴字  
耳部聊字田部留字皆止云从某卯聲無卯古文酉之  
文唯木部柳字有之蓋二徐誤讀三國志注因相竄入



不於他字而於柳字下者以虞翻有柳卯同字之說故也案翻傳注引翻奏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裴松之云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柳卯同字竊謂翻言爲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从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是仲翔明云柳卯同字不云柳卯同字世期亦云劉留聊柳皆从卯聲故有字同音異之疑不云劉留聊柳同用卯字也裴氏所見說文當古於二徐之本其所見虞翻別傳亦當未有三豕之誤何得據鉉錯之謬以讀許書改裴君之文并誣虞氏也特世期字同音異之說則又不然古日辰卯字本有柳音詩薄采其芣釋文云音卯徐音柳韋昭萌藻反周

禮芣苢釋文云音卯北人音柳詩維蔓與昴傳云昴留也釋文云音卯徐又音茅一名留留又音柳昴芣皆从卯不从卯詩十月之交卯與醜叶古人韻緩故卯有柳音此仲翔讀當爲柳之證也徐仙民於芣字音柳而於昴字則音茅者案古茅音如質春秋茅戎史記二傳皆作質戎卯音如茂史記律書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淮南天文訓云卯則茂茂然白虎通五行篇卯者茂也柳音亦如質周禮縫人衣翬柳之材注故書翬柳爲接櫛櫛字从質質从卯聲然則卯茅質柳古音一也昴一名旄頭古旄邛音轉爲牟敦亦一證也今說文芣字从卯其誤始於孫愐而徐氏因之天官醢人芣苢注鄭



大夫讀茆為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茆水草杜子春讀茆

為卯案讀為卯猶言讀為柳所謂柳卯同字也開元古

經二十三引春秋緯太陰在酉歲星居卯九星張

卯古柳字亦非傳寫之誤卒謂茆鼻葵也若茆字當从卯鄭不應讀

為茅杜不應讀為卯若謂後鄭改字則當云茆當為茆

鼻葵也今何以無當為茆三字漢書律厯志冒茆於卯

師古曰茆叢生也此與鼻葵之茆實一字柳有聚義故

茆亦有叢生之義不必改也鼻即留留亦從卯不从卯

春秋元命包曰鼻之為言留也言物成就繫留也史記

律書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

索隱曰留即卯也毛傳亦以留為卯卯即鼻字是鼻留

亦通柳左傳留舒鄭箋引作柳舒今人以鼻為白虎中

宿故當从卯試思柳為朱鳥中宿何以亦云从卯游談

無根不言自顯或謂漢書留孰於酉當與冒茆於卯同

例故留从卯然則引達於寅畢入於戌又何說也左傳

予之石窳釋文力到反一音力救反則與困窳之窳實

一字故陸為二音漢表南奔公孫賀傳作南窳說文奔

大也蓋即空大之義从宀者為窳从大者為奔史記衛

封賀為南窳侯徐廣曰窳宜作奔音匹孝反索隱曰韋

昭云縣名或作窳字林云大下卯與宀下卯並音匹孝

反黃公紹以為困窳字从寅卯之卯石窳字从申卯之

卯臆造卯言尤可大噓也詩三星在霄與飽字叶古文

飽字从卯聲是卯古有柳音也說文坐字从留省今本

說文从卯下土案重文坐字兩戶相對不見卯為閉門



之象蓋从留省則當从卯下土說文不曰从卯而曰从留省者取其與留同意也李陽冰以爲从卯未甚大誤特其好與許君立異故剏爲卯時人不臥不經之說然可見唐以前說文皆作聖不作聖矣鄭氏以柳爲昧蓋古文尚書作昧谷鄭注古文故不曰柳穀周禮注引度西曰柳穀此用今文說也尚書大傳秋祀柳穀鄭注柳聚也齊人語明今文作柳穀史記五帝本紀宅西曰昧谷徐廣曰一作柳非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用古文說王光祿作尚書後案依孔疏謂夏侯等書作昧谷鄭作柳谷此不攷史記大傳不明今古文之辨也仲翔好爲難鄭亦王肅之流然使鄭當時實作柳谷赤烏之年鄭學具在

虞豈得誣以爲昧乎濤以爲緯書八十一篇大有裨於

聲音訓詁之學故許君解字如天顛也帝諦也日實也

月闕也山宣也赫之言微也皆用緯書說木部欒字下

引禮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欒士楊亦卽禮緯含文嘉

之文白虎通引作春秋舍文嘉又春秋元命包曰荆字从刀从井井

以飲人人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畏慎以

全命也初學記引作說文今本無顧氏曰知錄亦以此爲說文此與人持弓會毆

禽禿人伏禾中皆爲造字厥初象形指事之本義而或

非之其鑿甚矣春秋漢舍孽曰日流則提擊流謂累如

赤珠數十在日下此則君兵提擊東西也流卽塗之省

古冕塗字作塗省作流今經典作旒非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助以立



五均均者調六律五聲之均也均古韵字宋均曰均長八尺施弦誤

若斯之類抑又繁夥益見緯書之合於孔氏古文而卯

金刀之云必非無說也濤管穴陋識米鹽瑣辨持潢勺

之水而欲測重困之深恃蚡蠲之輝而思燭鍾山之陰

未見如愚之誠實違蓋闕之義伏望先生舉以一隅箴

其三闕則賣羊高之餅何休廢其守談狗曲之經王式

杜其口歷執古之醇聽不至終惑於大道耳承教為甘

一經堂作記仲宣續善不足起其文房元都講無以傳

其業謹輒牽率庸陋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蒙輯

緯書尚未及半牽於俗綴又復中輟孫穀古微家有其

書豹人所集目所未覩當必求之以助披采昔仲尼之

門亦有盍各問事不休質疑斯在以筵撞鐘實冀大叩  
濤死罪死罪



朱仲安折枝卷子題詞

積雨新霽沈陰不開涼颼瘁肌秋氣雜夢天慘淡而無  
色客幽愁而鬱歡閒撫吟案則芳塵黯生小步庭除則  
綠蕞如積羣籟悲其並吟鄰笛淒以激怨陳篋暗室載  
故鬼之一車愴懷宿草零鼻涕之一尺則有朱仲安雜  
卉畫卷縑素已舊煙墨如新尋玩反覆益用增感蓋自  
人琴之痛不覩者累年今昔之悲難忘如一日夫仲安  
以夙慧之姿處蕭閒之境沖情澗淡綺懷絲穆尊人輯  
似邨居水水明瑟極林壑之致仲安讀書其中兼資吟  
眺每至雜花生樹叢桂留人裙屐相邀琴樽間作酒酣  
爲秋竹積雪之曲幽憶怨斷之音未嘗不豔思醉心逸



韻蕩魄餘事游藝兼通畫禪能剏窈窕之思善感物態  
蓋山水之外尤擅寫生焉然而綺語之悔每懺情多憂  
生之嗟難以理遣通眉慘綠瘦影憐紅繁華將茂顏回  
敗其藪蘭疾疾彌留冉耕歌其芣苢寢瘵半年遽謝人  
世墨痕狼藉誰蕪返魂之香遺紈零落空漬洗面之淚  
此卷折枝傅色絢染特妙氣韻天成神采豔發蓋當昔  
年贈以永好一旦覩此已爲手澤飢蟬化去餐服望而  
成仙鬼蝶翩來舞生香而欲活洞庭波杳不勝薜蘿帝  
子之愁鴟鳩春殘徒留芳草美人之恨夫采蘭續魂有  
聞於曩古樹蕙忘痗非論於斯今乃把卷升屋而作招  
魂之歌曰

木葉微脫雞鳴膠膠梧覆金井花開鬼桃故人何在三  
徑蓬蒿恒幹遽離餘香未消玉樓上召巫咸下招魂歸  
來兮思鬱陶魂不來兮心煩勞



尚書曰若稽古論

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偽孔傳若順稽考也能順考  
古道而行之者帝堯正義曰鄭孚信緯訓稽爲同訓古  
爲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後漢李固傳注引書  
曰粵若稽古帝堯鄭孚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  
而行者帝堯三國魏志高貴鄉公紀帝問曰鄭孚云稽  
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濤案商頌孚鳥古帝命武湯箋  
云古帝天也正義引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  
古天也是鄭注原本緯文實作稽同也古天也魏志所  
稱稽古同天云云乃隱括鄭義非注原文史記三王世家索隱引高  
貴鄉公云稽同也古天也又臯陶謨曰若稽古臯陶正義曰鄭孚云



以臯陶下屬爲句此說甚誤蓋曰允迪厥德二句乃史官載臯陶之語與堯典曰放勛不同鄭於此曰字必明注爲臯陶曰以曉學者後人昧其句讀遂謂鄭以臯陶下屬爲句云字當是衍文以臯陶下屬爲句亦不類漢人注語也周禮小宰注禮記儒行注皆訓稽爲合合卽是同而周書天祝解亦有天爲古之文且古書稱曰若稽古者亦不止堯典臯陶謨太平御覽八十一皇王部引中侯攷河命云曰若稽古帝舜詩商頌殷武正義引中侯契握云曰若稽古王湯周頌譜正義引中侯摯洛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惟周書武穆解但以曰若稽古四字爲文蓋周書七十一篇殘缺最多古下必有脫字

觀下文欽哉欽哉余夙夜求之無射則曰昭天之道以下乃武王之言周書序周將代商順天革命申喻武義以訓乎民作武順武穆二篇以寤儆解奉若稽古惟王例之此文亦當爲曰若稽古惟王也鄭於堯典釋稽古爲同天則臯陶謨稽古亦釋爲同天可知白虎通聖人篇何以言臯陶聖人也以目篇曰若稽古臯陶與鄭義合江處士注尚書謂堯稽古爲同天臯陶稽古爲順攷古道不必泥于同天之誼王光祿尚書後案謂臯陶人臣不可以同天言之曰若稽古四字想典謨諸篇相承用爲標首有文無義孫觀晉書疏又謂鄭云同天因帝而生義書正義誤引其文云稽同也古天也皆爲臯陶謨疏鄭以臯陶下屬爲句一語所



誤順攷古道本古文家相傳舊訓漢書孝武紀贊至於稽古攷文之事猶闕焉班固東都賦憲章稽古漢巴郡太守張納碑帥典稽古衛尉衡方碑法言稽古凡此諸文不得以同天釋之後漢李固傳載奏免百餘人飛章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稽古與述舊對文亦爲攷古李賢引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粵鄭注非若稽古帝漢張載注曰若順也稽攷也言能順天地攷行古之道者帝也正用賈馬之說鄭必依書緯以稽古爲同天者蓋以書傳諸所傳曰若稽古與順攷古道之義不合攷河命下文曰重華欽暨皇象撻洛戒下文欽惟天道武穆解下文曰昭天之道熙帝之載契握下文

既受命興命乃天命是皆偁天以言之寤傲解周公曰曰奉若稽古惟王則知曰者語詞若猶言奉若天道稽古卽與天合德也緯書多仲尼微言七十子大義較之漢經師訓解尤爲近古桓譚新論謂秦延君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紛諍空軫疑論無歸得鄭君此注而曰若稽古可以論定矣



伏羲斗言攷

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前闔九頭以什言教什字从人  
持十與祀三公山碑白石神君碑及漢隸字原所載老  
子銘祝陸後碑諸斗字隸體皆合錢辛楣少詹釋爲什  
字云什言者十言也春秋正義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  
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碑蓋用其語上二句言  
贊易下二句言作春秋意正相對婁機顧藹吉皆釋什  
爲斗文義殊難通矣翁覃谿學士云漢碑丌旁未有作  
丌者旣以釋隸爲主自不得復牽于他說如以此碑之  
語必盡合于經義則上句前闔九頭是何語乎且碑語  
之不合經者尚多不能更僕數也愚但知就隸以讀碑



而已此字當从婁顧釋爲斗無疑濤案翁釋并爲斗字是也然云以釋婁爲主不必盡合于經義則猶未足以難錢氏伏羲斗言自有可徵諸君特未深攷耳案易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宜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康成注曰遂皇謂燧人在處犧前始王天下但持斗柄機運之法指天以施教令作其圖緯之計演時無書刻曰蒼精牙肩之人能通神靈之意謂處羲將作易也通卦驗又云燧人之皇沒處戲生本尚芒芒開矩聽八蒼靈唯精注曰處羲作八疑脫本卦字尚芒芒然闔燧皇握機矩所作計演之圖思其所言作八卦之象然則所謂斗言卽本通卦驗此文非無可解

也漢人重緯學此碑皆用緯書說碑蓋以孔子比伏羲故曰皇戲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宮大一所授俱祖紫宮云者謂孔與伏羲俱爲天之所授猶蒼牙通靈孔演命之義也前闔九頭以斗言教者謂伏羲作易也後制百王獲麟來吐者謂孔子作春秋也若謂以十言教之語謂指孔子贊易則安得云前闔九頭乎且十言之教亦謂處羲非孔子乎益知錢氏之說之不可通矣



石林避暑錄跋

石林避暑錄四卷吾鄉項德棻宛委堂校刊本項氏跋云得之陳仲醇抄本卽避暑錄話也以毛氏津逮秘書本校之字句微有異同亦互有得失毛氏本分上下二卷與書錄解題合而此本分爲四卷似非石林之舊惟此本多序文一篇紹興五年五月梅雨始過暑氣頓盛云云末署六月十一日石林老人序爲毛本所無直塗謂石林作於紹興五年當據此序而言解題作避暑錄話而此題爲石林避暑錄與洪容齋所引合又能改齋漫錄引作葉少蘊避暑錄清波雜誌引作葉石林避暑錄雲麓漫鈔亦云石林避暑燕居錄等是宋人皆稱爲



避暑錄初無話字不知直參何以云然漫鈔所云燕居錄蓋卽石林燕語之一名也

述古堂書目又作乙卯避暑錄蓋因紹興五年歲在乙卯故也亦無話字又記

十經齋文集卷二

論語舞雩說

嘉興沈濤西雍

論語先進篇暮春者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歸古文論語作饋釋文曰歸鄭本作饋云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集解引包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旣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者五大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是包從魯作歸王充論衡明雩篇曰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大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饋

今本論衡仍從論語作歸非今據下文訂正 孔



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王肅搗撰家語亦云曾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是必古論語家相傳舊說仲任言說論之家謂魯論家也攷倉頡篇饋祭名也說文吳人謂祭爲餽餽饋古通字鄭必從古作饋是

亦以爲雩祭春秋桓五年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注曰雩旱請雨祭名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疏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與此異者彼云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也凡修雩者皆爲旱甚而作之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春秋說文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疏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案論語曾皙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舞師謂野人能舞者明知兼有童子冠者可知



是點之所言爲雩祭唐人皆知其說唯仲任以暮春爲正歲二月非詩周頌維莫之春箋曰莫晚也周之季春此暮春蓋謂夏之季春正歲三月也春秋桓五年左氏傳龍見而雩注曰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續漢禮儀志注補引服虔注曰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禮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注曰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以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案古以角亢爲龍以星度攷之龍星昏見蓋在三月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凡土功

龍見而畢務注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

方

晨見在九月則昏見在三月

周語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注曰

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

初寒露節也天根見而水涸注曰天根亢氏之間也謂

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本見而草木節解注曰

本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駟見而隕霜注曰駟

天馬房星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注

曰謂霜降之後是蒼龍諸星皆在九月朝見每差五日

其在三月昏見亦然故昭十七年左氏傳梓慎曰火出

於夏爲三月

注謂火見

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三月火見

豈容龍見反在四月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大衍議



謂立夏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左  
星入角距東六度是四月角星昏中非初見也詩周頌  
序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箋日月令孟春祈穀於上  
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正義曰言是與者爲若不審之  
辭是鄭亦以四月雩祭經無明文疑不能定攷漢舊儀  
夏則龍星見而始雩蓋漢以四月爲正雩故服鄭因之  
據左傳龍見此經暮春則周之雩月夏正三月也仲任  
又以浴沂爲涉沂亦未是浴乎沂蓋浴龍也古雩祭用  
土龍續漢書禮儀志雩禮求雨閉諸陽衣阜興土龍立  
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劉昭注引桓譚新論曰劉歆  
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

以爲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  
緣其象類而爲之山海大荒東經言大荒東山隅有山  
名曰凶犁之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  
天故下數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注曰今之土龍  
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爲也蓋雩爲吁嗟求雨  
之祭故雖常雩亦用土龍淮南說山訓言土龍致雨揚  
子法言亦云象龍之致雨春秋昭十九年左氏傳鄭大  
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此必雩壇在上眞龍感之矣  
仲任又謂善點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是又不然點之志  
蓋欲逐季氏也攷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秋七月上辛大  
雩季辛又雩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



也注曰一月不當再舉雩言又雩者起非雩也昭公依  
託上雩生事聚眾欲以逐季氏不書逐季氏者諱不能  
逐反起下孫及爲所敗故因雩起其事也但舉日不舉  
辰者辰不同不可相爲上下又日爲君辰爲臣去辰則  
逐季氏意明矣上不當日言上辛者爲下辛張本不言  
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孔門諸弟子其  
不附季氏者唯顏淵閔子騫曾點數人檀弓言季武子  
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注明已不與也是其明證點之力未能  
去季氏其志嚶嚶然行不掩其言此狂者之進取也注鄭  
狂者進取仰法古例不顧時俗昔樊遲從遊舞雩孔子與之論崇德脩  
隱辦惑蓋亦隱諷昭公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

僭於諸侯久矣

昭二十五年公羊傳

所謂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也

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

無多辱焉

注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

所謂先事後得也昭公不從

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

其親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卽春秋去辰之義也

而或謂善點能知時

集解周氏

謬矣又案月令章句曰論語

暮春者浴乎沂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其

說亦非攷祓禊之禮於古無徵晉書束皙傳言周公卜

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出

吳均續齊諧記不足爲據宋書禮志續漢志注補引韓

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



秉蘭草祓除不祥則亦以為澹滄之淫俗非鄙洛之盛  
典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  
上巳如水上之類蓋鄭舉漢法以況周制曰如今則非  
周秦舊典可知西京雜記載戚夫正月上辰出池邊盥  
濯食蓬餌以祓嫉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續漢禮儀  
制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初學記引作禊說  
文無禊字禊即絜  
字之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為大絜是西漢始於宮闈東  
京則沿為民俗古祓禳皆除惡之祭女巫之祓除即女  
祝之禱禳禮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注謂昴有積尸  
大陵之氣佚則厲隨而出行磔牲以禳於四方之神所  
以畢止其災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

介正亦以弭讀為救救安也安凶禍也招弭皆有祀衍  
祓為福  
之禮所謂授號旁韓詩招魂續魄即此招弭杜篤祓禊  
招以茅也

賦謂巫咸之徒秉火祈福猶存古制魏晉已後但以絲

竹觴詠為樂而蔡邕月令張協洛禊賦云顧新服之既

攜朋接黨童冠八九是之徒且以論語舞雩當之匪特

義異古訓抑更事乖前典昔孔子志在春秋而仲弓子

夏等六十四人共撰微言即今與春秋相表裏如冉求

為季氏聚斂子欲鳴鼓而攻蓋亦謂責羣陰千寶曰伐

羣陰也自來注家俱未見及余嘗以公羊春秋之法讀論

語多所發明文宣復生不易吾言也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敘曰余十四始獲見於大中丞今漕帥阮公見錄爲詰  
經精舍生其明年命作太初元年歲名辨時年始束脩  
博覽載籍自黃帝五家乾象七曜以至四分三統之術  
咸能課其密疏攷正得失樸學十年記問益廣暇復精  
誦遷固二史及天文厯算家言追錄前書謂爲未究又  
以錢氏攷異妄引超辰之說強爲歲陰之辨凌雜米鹽  
莫可施用孫觀警太陰攷似矣而特未能原本九宮又  
其論上元星度仍襲一行之謬談蓋亦千慮之一失是  
用上掇祕文旁證墜簡綜述大要著之於篇  
史記厯書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



甲子夜半朔旦冬至麻術甲子篇亦云焉逢攝提格太  
初元年亦正太歲在甲曰焉逢從索隱引在寅曰攝提格焉  
逢攝提格甲寅之歲也漢書律麻志云迺以前麻上元  
秦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  
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曰  
復得闕逢攝提格則亦以是年爲甲寅下文又云太歲  
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蓋漢初用秦顓頊麻以元封七  
年爲闕逢攝提格之歲自太初改憲治麻鄧平等以爲  
太初元年不值甲寅改用丁丑續漢志劉洪上言推漢  
己巳元則攷靈曜旃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晃甲寅元  
相經緯甲寅麻於孔子時效己巳顓頊秦所施用漢興

草創因而不易至元封七年迂闊不審更用太初明太  
初改元法并改歲名故太史令張壽王言黃帝調律麻  
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麻之過也前漢志  
太歲在子及歲名困敦蓋指十一月朔旦冬至之時續  
漢志謂更建太初元用丁丑則指正月建寅以後史記  
麻術甲子篇又仍用太初未改之法此史漢之所以不  
同也司馬貞謂漢志年在丙子當是班固用三統與太  
初麻不同故與太史公說有異其說亦非案樂志天馬  
徠執徐時翼奉傳太陰建於甲戌稽其年月皆與太初  
元年歲在丁丑合不自劉歆始也司馬遷與修太初麻  
而不用其法者蓋太初元年自當值甲寅不當值丁丑



攷前漢志云迺以前厯上元秦初又云復得闕逢攝提  
格之歲孟康曰言復得者上元素初時亦是闕逢之歲  
志又言太初厯晦朔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  
連珠孟康曰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七曜會  
聚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連珠也蓋元封七年卽值上  
元太初厯之所起而上元之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  
聚日得甲子故書雅記具可徵信討論折衷談非影附  
尔疋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攝提卽太歲之別名格起也  
攝提格猶言太歲所起其證一也尚書攷靈曜諸引緯  
文皆從  
類聚御覽諸書參攷貫申篇中不復詳著曰天地開闢元厯紀名月首甲子  
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仰觀天形如車蓋日月若

懸壁五星若編珠衆星參差如連貝青龍甲子攝提格  
孛鄭注歲在寅曰攝提格其證二也樂汁圖徵曰天元  
以甲子朔旦冬至日月起於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  
以攷王者終始或盡一其厯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  
百六十爲紀甲寅窮宋均注紀卽元也四千五百六十  
五行相代一終之大數也王者卽位或遇其統或不盡  
其數故一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甲寅之終其證三也  
淮南天文訓曰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  
度天一元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  
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三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  
月星辰復始甲寅元又曰太陰元始建於甲寅一終而



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其證四也史記月名畢聚索隱曰聚音媼案虞喜云

今本作僖公誤據宋

本天元之始於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俱起牽牛之初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訾訾則媼訾之宿日雄在甲雌在子案此出虞喜天文論其曰媼訾之宿非是亦正月陽十名月名十二皆不言所值之宿且不曰月在寅爲陬而曰正月爲陬明二統正月皆爲陬月故國語至於辛月韋昭注謂魯哀公十六年九月卽據周正而言此亦據周正言甲子之月不得值媼訾之宿言月名畢聚則年名焉逢攝提格可知若丙子丁丑不特十一月不當在甲卽正月亦

不當在甲其證五也禮舍文嘉曰推以上元爲始起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五星俱起牽牛之初是爲麻本鄭注曰上元者太素以來所求之年也禮稽命徵曰起於太素十一月闕逢之月歲在攝提之紀是上元太素實始甲寅其證六也續漢志言黃帝造麻元起辛卯然張壽王言黃帝調麻而蔡邕謂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麻是黃帝麻卽甲寅元其證七也續漢志注補引蔡邕命論顓頊麻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唐志載大衍議云洪範傳曰麻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後漢劉洪言乙



卯元與甲寅元相經緯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天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是顓頊乙卯亦同甲寅其證八也易乾鑿度曰堯以甲子受天元爲推術注甲子爲部起十一月朔日每一部者一千五百二十歲又曰麻元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寅從明錢叔寶本與諸書所引合求主歲卦術曰常以太歲紀歲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部首注部或爲部是甲子爲部首非元法隋袁充謂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是誤以易緯甲子爲甲子年遂謂上元起甲子其說尤謬易稽覽圖載唐人推天元甲子之術與乾鑿度合皆云從

天元甲寅以來是堯典之麻象日月星辰卽用甲寅元其證九也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注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命而續漢志謂周用丁巳元案丁巳當亦部首非元法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日南至春秋命麻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大衍議謂傳用周法緯用殷法攷前漢志殷麻率後周麻一日命麻序謂孔子修春秋用殷麻劉洪亦謂甲寅麻於孔子時効河洛七緯皆孔子所定尚書河圖所云戊午部乃殷法後人以周法推之得丁巳亦差一日司馬彪不知遂誤以爲元然則虞用戊午夏用丙寅魯用庚子亦皆部首非元法黃帝顓頊夏



殷周魯六麻晦朔弦望或有小差而甲寅之元終古不易其證十也歲星與太歲常相應今觀諸家星度惟太初麻每後二辰足徵改憲之謬史記天官書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斗牽牛索隱謂出石氏星經漢志引石氏及淮南天文訓春秋緯皆同甘氏在建斗牽牛婺女據開元占經太初麻則在營室東壁天官書又云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氏房心天文訓春秋緯皆同甘氏石氏氏房始太初麻則在建星牽牛漢志云甘氏太初所以不同者以星羸縮在前各錄後所見然甘氏與諸家微有不同可謂羸縮小差而太初則立法全異蓋元封七年七曜實俱起牽牛當時治麻者必欲以爲太

歲在子於是改星度以從歲名殊乖古法矣大衍議又謂秦顛頊麻起乙卯漢太初麻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其說尤謬漢志云太歲在子已得上元本星度者蓋謂困敦之歲七曜已起牽牛不必闕逢攝提格此正太初改推驗之術以破舊法非謂得上元本星度即可謂之闕逢攝提格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實非甲寅而謂之闕逢攝提格之歲則亦正何得曰太歲在甲太歲在寅乎太初改歲名之說可卽以太初以前歲名證之史記年表諸甲子皆徐廣所題不足爲據呂氏春秋序意篇秦八年歲在涪灘高誘以



爲始皇八年非也秦自莊襄元年滅東西周至始皇五年適得八年是年歲在丙申不韋著書當在始皇初年至是年而成自敘其意攷史記列傳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呂不韋乃使其客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下又云始皇帝益壯又云始皇七年始皇九年敘次甚明不得以歲在涪灘爲始皇八年也自始皇五年至漢元年凡三十七年歲亦在涪灘是爲壬申史記張耳傳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漢天文志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以厯推之從歲星也故客謂張耳曰東

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案甘石諸家皆謂太歲在申歲星在東井與鬼或疑元年十月太歲尚在未歲星尚未至東井故太初厯以爲太歲在午歲星在東井與鬼太歲在未歲星在注張七星漢元年爲乙未入關時爲甲午之十月故得在東井則又不然案東井凡三十三度漢書及帝王世紀皆以井之十五度屬之實沈之次故末年十月歲星已在東井若如太初厯則本年在注張七星上年十月當從鬼至柳謂聚與鬼則可謂聚東井則不可自漢元年至孝文五年凡三十四年歲在單闕是爲癸卯賈誼鵬鳥賦單闕之歲正謂此年本傳曰後歲餘文帝徵之至拜爲梁王太傅通鑑在孝



文六年則鵬鳥賦當在五年徐廣以爲六年者乃依太初法若然則史記漢書不當曰後歲餘矣自漢元年至元封七年凡百三年詔以爲漢興以來百二歲者不數本年也是年歲在闕逢攝提格而治麻者以爲丁丑史公心知其非故仍用舊法而麻術甲子篇所紀太初以後歲名遂與漢書不合此篇當爲史公本文其天漢以後乃爲少孫所續不得以其有元成年號遂疑盡出褚手也錢少詹著廿二史攷異以爲歲陰與太歲不同太歲與歲星常相應歲星自丑右行太歲自子左行太初之元歲在星紀故漢志以爲太歲在子而當時詔書以爲年名闕逢攝提格者乃指歲陰所在非太歲所在也

歲陰亦謂之太陰又曰青龍亦左行周十二辰而常在太歲之前二辰云云卜驗乾象多所違失古太陰卽太歲淮南天文訓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廣疋云青龍天乙太陰太歲也越絕書計倪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史記貨殖傳引作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天官書亦云察太歲所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是太陰卽歲天文訓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開元占經引注云太陰卽太歲也四仲子午卯酉也假令歲陰在卯星守須女虛危故云三宿也晉灼注漢書正作太歲又天文訓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云云天官書作歲



陰漢天文志則云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  
曰在斗牽牛是歲陰卽歲續漢律厯志云青龍移辰謂  
之歲又云紀歲青龍未終三終歲後青龍爲元尚書攷  
靈曜青龍甲子鄭注青龍歲也王充論衡亦云太歲者  
天別神也與青龍無異是青龍卽歲青龍一名蒼龍王  
莽傳蒼龍癸酉服虔曰蒼龍太歲也是蒼龍卽歲太陰  
又謂之攝提開元占經引甘氏攝提在寅攝提在卯其  
星次與淮南春秋緯太陰史記歲陰所在合續漢志曰  
攝提遷次謂之歲楚詞曰攝提貞於孟陬是攝提卽歲  
又謂之太一又謂之太極實卽天之北極星余疋謂之  
北辰案馬季長注顧命云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

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又注繫辭云太極北辰也高  
誘呂氏春秋注云極北極天太陰也張揖漢書音義曰  
太陰北極史記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  
常居也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  
或曰天一樂汁圖徵曰天官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  
注云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別名周禮以禋祀祀昊天  
帝鄭康成曰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賈  
疏案余疋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  
又云皇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據此則鄭又開元占經  
有余疋注引黃帝占云天皇大帝名耀魄寶春秋合誠圖曰天皇  
大帝北辰星也佐助期曰紫宮天皇耀魄寶之所理也



樂汁圖徵曰朔日冬至聖主厚祚鼓和樂於東郊致魂  
靈下太一之神史記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  
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  
一東南郊是太一卽太陰所謂北辰耀魄寶故淮南以  
爲天神之最貴北辰有九星故太乙下行九宮春秋合  
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北辰九星而緯以爲七  
者猶北斗九星而以爲七也素問天元紀大論九星懸  
朗玉冰注曰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據宋本中古道德  
稍衰標星藏耀故計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內  
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爲始  
遁甲式法今猶用焉卽謂太乙九星見黃帝九宮經王

應麟以爲北斗九星誤案太乙九宮之法實爲麻術之  
始路史注引壺子黃帝體九竅以定九宮作枝幹衍爲  
甲子又引真源賦伏羲別九宮陰陽正訣風后因八卦  
說九宮易稽覽圖曰甲寅伏羲氏至無懷氏五百七千  
八百八十二年是伏羲時已用甲寅元素問天元紀大  
論鬼臿區曰臣積攷太始天元冊文王冰注云自神農  
之世鬼臿區十世祖始誦而行之此太古占候靈文洎  
乎伏羲之時已鑄諸玉版命曰冊文史記封禪書亦云  
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臿區鬼臿區對曰黃帝得寶  
鼎神策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是世  
本所云大撓作甲子容成作麻特如後世斗麻改憲蔡



一經列文卷之二  
筮月令章句云大撓始作甲乙以名曰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曰謂之枝者非也太乙九宮易乾鑿度載其式云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注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天一之宮而反於離宮舊唐書禮儀志載王起等奏曰謹案黃帝九宮經及蕭吉五行太義一宮其神大乙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

其星天丙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天衝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離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兌其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乙其星天英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志又載九宮貴神壇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乙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是淮南諸書青龍太陰太乙天一諸名皆見於此其二宮攝提卽甘氏所謂攝提介



疋攝提格非攝提三星也天文訓紫宮太微軒轅咸池  
四守天阿高誘注皆星名又云太微者太乙之庭也紫  
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  
囿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宮者所以爲司賞罰高誘  
注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太平御覽引許慎注曰四  
守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也是四守卽四宮非星名太一  
軒轅咸池皆見九宮經天阿卽天符聲相近太乙之庭  
當作天乙之庭春秋元命包曰紫宮爲太帝太微爲天  
庭以在正南故曰太微者主朱雀晉志以紫微太微天  
市分三垣固非天官書以太微爲南宮朱鳥之宿亦未  
是蓋太微主朱雀非卽朱雀猶紫宮執斗而左旋不可

卽謂之斗也太乙九宮而此言四宮蓋祇舉中央及四  
正未及四維而大略可識矣初學記引黃帝太一密推  
欲知巡守之年當視太一及天目在四維之歲法爲巡  
守其法與九宮相表裏後漢張衡傳曰聖人明審律厯  
雜之以九宮漢世大儒精通厯數無不本於九宮南齊  
書高帝紀史臣案太一九宮占厯推自漢高帝五年至  
宋順帝昇明元年太一所在北史袁充傳亦云第一紀  
甲子太乙在一宮九宮之爲厯術六朝人猶知之唐宋  
以後但謂其出於術士符於遁甲而三門五將競鄙爲  
陰陽家言無復古人知天之學矣今之言太陰太歲之  
別者其誤始於孟康張晏諸人漢書翼奉傳太陰建於



甲戌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揚雄傳詔招搖與太陰兮張晏曰太陰歲後三辰也史記貨殖傳太陰在卯張守節正義曰歲後二辰爲太陰案其所云皆當鈎陳之位天文訓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此卽歲後二辰之說又云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鈎陳在後三此卽歲後三辰之說鈎陳爲後宮在天極之北固無不可謂之太陰而特不可以注史記漢書之太陰錢氏謂太陰在歲之前二辰則又與孟張說異蓋特據淮南子爲開主太歲一語以附會前漢志太歲在子之文案天文訓太陰在寅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

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閉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其曰主者猶馬融尚書注北斗七星第一星主日第二星主月非謂主太歲卽太歲在子也且上文太陰在寅而又云丑爲閉主太陰不得謂太陰在丑其云太歲當指咸池而言咸池爲九宮貴神漢華山碑云歲在戊午名曰咸池是古人亦以之紀歲故天文訓曰咸池爲太歲咸池又以二月起卯月行四仲周而復始則謂之大時故曰大時者咸池也又天文訓云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徙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行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案上文云太陰在寅寅爲建而此云所居辰爲厭蓋謂太陰



之雌非別一太陰故曰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鄭注周禮占夢云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疏引堪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於寅陰建於戌月建有厭歲建亦有厭又謂之刑德天文訓云太陰所居曰德辰爲刑又云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又云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又云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八合卽堪輿之八會是太陰與月建皆以子午合刑德天文訓又云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太歲左行而此云右徙蓋亦謂太陰之雌天文訓云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又云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爲戶博物

志言鵲開戶避太歲說文言鳥者知太歲之所在日知所在者亦謂避之猶抱朴子言燕知戊己蓋戊爲天門己爲地戶故燕避之天文訓又云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孫卿書亦言武王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則又似不可鄉而可背論衡難歲篇載移徙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負太歲名曰歲破則又不可鄉并不可背此正日者傳所謂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而不得執此以議太陰太歲之不同矣錢氏又謂太初元年歲在丙子東漢以後術家不知超辰之法故以爲丁丑其說亦未可據案漢書律厯志並無推太歲歲



星超辰之術不得謂古有其法惟續漢志有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表又云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則皆言太歲不及歲星然虞恭宗訢等議云歲從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是當時已無信之者若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見賈公彥周禮疏及孔穎達春秋正義皆由誤解服氏龍度天門一語案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周禮疏引服注云歲星在歲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案是歲越過云者蓋猶梓慎所謂淫於辛枵禕竈所謂旅於明年之次春秋時五星錯行往往有此服氏並未言歲星積年跳辰鄭注周禮馮相氏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麻太歲非此也攷天官書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此卽應太歲月建蓋正月招搖指寅也然則今麻非此者正謂太初改憲以後太歲與歲星不相應賈氏以跳辰釋之誤矣蓋自兩漢以來談律麻者皆不明乎太初改憲并改歲名之愒遂致紛諍空軫言人人殊予故詳著其說以爲後之君子削藁也



劉向列傳傳二卷不見於漢書藝文志神僊道家者流  
案楚元王傳言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僊使  
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更生幼而讀誦以  
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  
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又云向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  
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  
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蓋向懲前事此傳獨未經  
奏御則中祕本無其書班藝例所不載不得疑後人僞  
託也崇文總目道書類列仙傳二卷劉向撰凡七十二  
人陶隱居真誥亦云劉向撰列仙七十二人抱朴子論



僊篇劉向撰列僊傳僊人七十有餘而今本及道藏本皆止七十八人棲霞郝蘭臯農部德配王安人嘗校此書據史記索隱藝文類聚補羨門劉安二傳以符七十二人之數然史記老子列傳集解引列仙傳曰老萊子楚人也云云則有老萊子傳太平廣記七十六方士部武昌趙廓齊人也云云出列仙傳則又有趙廓傳皆在七十二人之外非徵引有譌卽傳刻或謬與其過廢無寧過存矣是書脫簡甚多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引列仙傳曰赤松子好食松實絕穀登江中孤嶼詩注引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崑崙山知爲赤松子傳脫文路史黃帝紀注引仙傳都泰山之阿又云時岐伯已百

餘歲見仙傳

路史注諸引仙傳皆列仙傳

又引列仙傳黃帝自擇亡

日至七十日亡七十日還葬於橋山亦見抱朴子極言篇知爲黃帝傳脫文路史少昊紀壽四百有四十注云見仙傳注又引仙傳云生而能語九日長九尺知爲老子傳脫文路史高陽紀注引仙傳云彭祖遺腹而生三歲失母又云喪四十九妻五十九子知爲彭祖傳脫文事類賦寶貨部引列仙傳鄭交甫至漢臯臺下見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卵云云太平廣記五十九女仙部載此傳亦作鄭交甫常遊漢江見二女皆麗服華裝佩兩明珠大如雞卵云云末云言其以禮自防人莫敢犯況神仙之變化乎知爲江妃二女傳脫文水經洛水注引



劉向列仙傳云世有簫管之聲焉知爲王子喬傳脫文  
漢書郊祀志注應劭引列仙傳曰崔文子學仙於王子  
喬化爲白蜺文子驚引戈擊之俯而見之王子喬之尸  
也須臾則爲大鳥飛去亦見楚辭天問章句其文較詳  
而不言其出何書知爲崔文子傳脫文司馬相如傳注  
應劭引列仙傳陵陽子言春朗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  
赤黃氣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并天地元黃之  
氣爲六氣知爲陵陽子明傳脫文惟初學記地部引岱  
宗石室中上下懸絕其中金牀玉几文選注列子釋文  
引巨鼇戴選注三山而抃滄海之中則未能指爲何篇  
又案唐宋類書及注家所引字句互異知今本舛誤特

甚如江妃二女當作江斐二女文選蜀都賦娉江斐與  
神遊注引列仙傳作江斐二女吳都賦江斐於是往來  
真誥亦云江姝登湄而解佩姝卽斐之異文知唐以前  
本皆作斐後漢郃陽令曹全碑大女桃斐亦以斐爲妃  
女丸當作女几太平廣記五十九引女仙傳云女几者  
陳市上酒婦也云云其文畧同蓋本此傳爲之末云居  
山歷年人常見之其後不知所適今所居卽女几山也  
張泌妝樓記亦云女几者陳市上酒婦也然山海經卽  
有女几山抱朴子案仙經可以精思合藥者有女几山  
則女几因山得名非山因女几得名卷中此類甚多今  
悉訂正惟路史炎帝紀注引赤將子輿作赤松子輿則



羅莘之誤也內子墨等主人好道家言以爲神仙黃白之書惟此傳爲最古可信因爲鉤攷傳注譌其異同又復參卍墳素爲之注釋其知人論世之識聲音訓故之精洵令伏女慙其師授曹妻遜其才辨至於金簡玉字鳳篆龍書赤文盈帙靈寶之所未詳綴錯成編瑯環之所罕記斯實上契貞孚非徒侈言神怪矣卷末讚文一篇王安人謂卽郭元祖讚序余與墨等定爲向所自作案隋書經籍志云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女之傳而讚云余嘗得秦大夫阮倉撰仙圖自六代迄今有七百餘人云云與隋志合此蓋于政書成敘其所以作者之意抱朴子論僊篇亦云向

撰列僊傳自刪秦太史暨漢書中出之秦太史蓋卽阮倉隋志謂漢時者誤顏氏家訓書證篇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今無此語案世說文學篇注引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在佛經故撰得七十當作七可以

與多聞博識者遐觀焉法苑珠林千佛篇引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太史創撰列仙圖黃帝以下迄至于今定檢實錄二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正此序讚之文蓋墜簡淄蠹數札俄空焉古釋道二教同源異流後漢書襄楷傳言老子八夷狄爲浮屠翻譯名義集引符子云老子之師名釋迦文列子書載孔子言西



方之人有聖者是佛法不始於後漢歷代三寶記亦謂  
劉向稱予覽典籍乃有佛經以爲漢前有佛之證古佛  
字義爲仿佛而僊亦假僊去字爲之僊古遷字不得謂僊有  
而佛無三輔黃圖載劫燒餘灰事是武帝時胡僧已入  
中國後漢西域傳明帝時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  
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  
色使當時未有佛法此人何由而知釋法顯佛國記云  
佛生於殷末道成於周至五十二年經律始到新頭河  
而列子周穆王篇言西極之國有化人來是爲佛入中  
國之始穆王登昆侖見西王母所經皆佛國地穆天子  
傳所云膜拜卽和南合十之禮而顏氏乃以佛經二字  
幾疑非出向手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也讚又引孝經  
援神契云云益信緯書不始於哀平後漢小黃門譙敏  
碑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箕奧識錄圖緯傳道於京君  
明譙贛漢書李尋傳五經六緯尊術顯士是皆在哀平  
以前張衡荀謂不攷至此亦可怪矣時嘉慶二十年龍  
旂大淵招搖指午晷長一尺四寸八分日入三商壽眞  
子沈濤敘於青萼室中卽主人凍眞處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十經齋文集卷三

吳石亭鏡眉關雪圖序

嘉興沈濤西雍

嘉慶二十有一年余以選人來都下僦屋城之西南隅  
面山而居跡遠塵雜處京邑之內而蕭然有江湖之思  
於時春也柳絲不飛嵐翠如滴同歲生吳君梅梁造訪  
寄旅以其先大父石亭先生鏡眉關雪圖像見示林壑  
盡古鬚眉皆清飄飄焉恍遊物外落落乎其有風颺焉  
夫先生仕不爲己澤必及物修阿鄭之美政儷蒲密之  
雅化墓門之棘已拱乎卅年芟舍之棠猶蔭乎百里此  
宜單父之治戴星忘疲桐邑之魂叩首靡戀有拯世之



宏量無狷已之小節然而止足之分達士所素期遺榮  
之情通人之高致古之人應屢歎於牽絲陸興嗟於世  
網沈迷簿領有識鄙之乃或執天山之遞肥視民瘼如  
越瘠鴻漸之翼與陸羽俱沈槃阿之軸匪介石可轉已  
則高矣如蒼生何先生以爲干時求進道家明忌龍德  
而隱君子弗尚況民方殷於借寇日未及於縣輿猿鶴  
有怨顧之而不能忘簡書可裛留之而不忍去射的之  
嶺若耶之谿白雲在天關山無極不任吟想之至遂有  
藻繪之託水木明瑟儼三徑之未荒榆柳蕭疎辨五株  
之手植戰勝無悶臥遊更適於此知先生之仁而亦可  
以見先生之志矣余家居秦卷地古越紐清川旣鄉內  
所豐名山亦坐臥可對每當鷓鴣春晚羣鷺亂飛紅蕩  
一枝綠慘千樹吹葉嚼藥招狂花之落魄回風逐雪團  
飛絮之盈剗仲長樂志之論隱侯郊居之賦於焉娛情  
可以永越今乃舍吾初服言違舊宇長卿遊倦入貲爲  
耶毛生娛親奉檄而喜行且叱馭隴坂種花河陽山中  
之芳杜誰搴故園之蕙草空歇而梅梁承學家術採藻  
木天鳳翹其羽用矢卷阿之音麟炳厥采爰珥彤庭之  
筆雖古千秋之一日九遷苟爽之十旬遠至曾無足難  
而素衣已緇清塵莫嗣賀監之乞徒聞其語右軍之誓  
未見其人當亦見似目瞿述祖德而增感也



未真其人當亦良以日與故脈而後歸也

而清文曰論語望莫爾實證之乃密爾其爾亦學之  
筆雖古千煉之一日式靈赫靈之十餘歲至會無  
宋天恩賜其拜用夫志之皆歸而然宋天恩賜其  
志夢出端奉其國之真靈之始而然宋天恩賜其  
準手中則歸奉其國之真靈之始而然宋天恩賜其  
世以來數今人之舍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飛葉之靈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一對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汝豐各山亦坐期可性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 曲竹山房記

去杭城百里而近臯亭之東有臨平山幽厓側景靈卉  
畢植其中多曲竹焉散生擲粵娟秀獨茂相傳爲唐正  
真人丹手植云仁和姚伯瑾世居此山拓地十笏割宅  
二分移鄧林之一枝蔭荒徑之半畝吟嘯俄適澄寰永  
契因以曲竹顏其山房時則龍汁柔兆蝨居長安爨蘇  
助譚削柿代牘屬其友人沈濤爲筆記之夫箕箒絲筴  
惟勁節之足資聆風笛籟以貞幹而稱奇此則名類蒿  
邪形復棠拜取累於世誰息惡木之陰不材於人有同  
樗散之棄非孤挺而成林詎因方而爲杖宜乎狷士所  
勿言卒棲所罕述今伯瑾以孚筠之德勵介石之操朱



絲可繩明月鑒其素履冬心獨抱嚴霜表其歲寒方且  
謂捎雲干天惟去三尺長河一直自然千里而乃穹谷  
寄翫小草悅心無朝歌之迴車有柯亭之獨賞風夏成  
韻鐙盞辨其四聲晴時霏煙繭紙寫其三折於傳有之  
曲有直體惟記所云曲能有誠其斯竹之謂歟昔松病  
擁腫甫里讚其魁桂生連蜷淮南嘉其隱用志士風亦  
感物態若云如鉤封侯嶽嶽折角則非余所敢知矣

### 與馬珊林書

珊林無恙風雨如晦益用增裏自來當湖屏居結夏披  
羽陵之蠹簡誦汾河之委笈孳精覃思惟日不足晨雞  
三號戴明星之餘暉穴鼻成魄映素月之皓采罔兩問  
影時窺青編婢僕鼯眠或觸牆壁雖古藝語通易夢義  
鬼爭焯掌之勤亦不是過茲值中郢戒節蕤賓吹灰蝦  
蟄無聲證之祕書之說科斗有尾校以百兩之篇轅生  
知味兼食其馬肝江翁談經不遺乎狗曲卯柳同字又  
得數證石鼓文柳字作柳散氏盤銘柳字作杻皆从卯  
不从酉豆盧恩碑柳字作柳正用篆文卯字可見唐以  
前無从古文酉之說宋景文謂卯本柳字後借爲辰卯



字不知古文劉昴等皆省作卯非獨柳字爲然史記索  
隱曰留卽卯也毛傳亦以留爲卯是唐時毛詩本作維  
參與卯故北嶽神廟碑以畢卯爲畢昴漢魯相史晨祠  
孔廟奏引孝經援神孝曰平正制命帝卯行帝卯猶言  
帝劉是古劉字止作卯此出孝經右契援神有中契太  
左契右契  
平御覽全載其文曰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  
間豐沛之邦有赤煙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往視之驅車  
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摘麟傷其左前足薪而覆之  
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曰吾姓赤誦名子喬字受紀孔  
子曰汝豈有所見耶兒曰見一禽巨如羊頭上有角其  
末肉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

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  
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  
起曰周亡赤氣起火燿興平正制命帝卯金卯金當爲  
卯行之誤緯書諸言卯或言卯金皆爲劉字尚書攷靈  
曜曰卯金出軫握命孔符注卯金劉字之別帝命驗曰  
賊起蜚卯生虎注卯劉字之別也傳寫緯書者不知卯  
爲古劉字因改爲卯金文選典引注引春秋演孔圖曰  
平正制命帝卯行與孝經緯同益信碑文可據仲翔深  
明古文假借之例故云大篆卯字讀當言柳蓋壁中經  
本作卯穀今文家讀爲柳穀大傳秋祀柳穀周禮注度  
西曰柳穀是也古文家讀爲昧谷史記五帝紀居西土



曰昧谷鄭注尚書昧谷是也卯昧聲之轉然古卯柳同  
字不應破讀爲昧故裴世期以仲翔言爲然嘗謂伏生  
親見未焚書其壁藏之經本卽古文自秦廢古文爲篆  
隸伏生故秦博士因以今文字教於齊魯之間遂有歐  
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迨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數  
十篇皆古字因謂之古文尚書然儒林傳謂孔安國以  
今文字讀之案古文今文猶言古字今字史記儒林傳  
作孔安國以今文讀之非謂伏生書也  
是都尉朝膠東庸生其經亦皆今文特以所傳卽孔壁  
本經故謂之古文家以別於歐陽三家後漢杜林得漆  
書古文而衛宏詔定古文官書賈景伯撰古文同異馬  
融鄭卒咸爲古文尚書傳注於是古文遂大顯於世然

當時科斗久廢時師傳讀不得不仍用今文字以譯其  
義故馬鄭諸家往往師讀各異然則隋志所載古文尚  
書十三卷今字尚書十四卷固爲東晉僞古文卽馬融  
注尚書十一卷鄭卒注尚書九卷王肅注尚書十一卷  
亦非孔壁真古文惟許祭酒親見壁中經又從賈逵受  
古學其說文解字備書孔氏古文如瑚淫于家我之弗  
辨皆與當時師說不同蓋競競墨守孔壁書之正文矣  
又尚書緯攷靈耀璿機鈴等篇爲孔門解釋百二篇之  
書其中多仲尼微言七十子大義所載乃真古文說今  
壁間書雖不傳誠采緯書合之許君書孔氏古文尚可  
存十一於千百卽以堯典一篇論之壁間書有增多偏



旁者中春堦鏡說文土部夷字當爲鏡尚今文家讀爲

禺鐵夏本紀古文家讀爲郁夷史記五帝紀有用省文

字者中夏南爲史記小今文家讀爲南譌鄭注周禮古

文家讀爲南僞王莽從劉鄙著說文攷僂及十經齋真

古文尚書學推演闡述詳著其說竊謂可上質之聖人

當不僅有功於漢學嘗攷緯書八十一篇其說字多古

音古義實爲許氏九千言所本篇中所僂孔子曰卽緯

書說如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粟之爲言續也見說題辭

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見元命包案五行大

者陽精其言僂呼俗人見僂義引云烏是知舉形之字叩氣之訓

無非悲緯之精談皆屬靈篇之奧旨餘若罔言爲詈刀

詈爲罰二人爲仁○合一爲日皆見元命包太平御覽

開元占經○作四傳寫

之稽譏其說悉可參證其有不合者非緯文有三寫之

誤差卽許書有八十宗之謬案春秋元命包曰荆字从刀

从井井以飲人人入井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其情

欲人畏慎以全命也初學記引說文曰刀守井也飲之

人入井陷之以刀守之割其情也是許解荆字與緯合

矣今本說文曰荆罰臯也从刀井易曰井法也井亦聲

與徐堅所引不同攷井部又有勑字云造法勑業也从

井亦聲易曰井法也五字當在勑字下後人誤竄於此

因刪刀守井之義唐本說文尚不誤也春秋說題辭曰

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



日生爲星五行大義引說文曰星者萬物之精或曰日分爲星故其字日下生是許重文星用緯說矣今本說文壘从晶从生星古文星或省亦後人妄節其詞隋時說文尚未譌脫也春秋攷異郵曰風之爲言萌也其立字蟲動於几中者爲風注蟲動於几申言陽氣無不周也案几當爲几字之誤說文几覆也从一下垂也臣錯曰此與几俎字相亂故緯誤几爲几蓋風字从虫从几一象蟲動之形今說文風字注云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正協緯義又云从虫几聲則由不知六書者妄改非許君本文攷二部几最括而言也从二二偶也从弓弓古文及字段先生曰篆體右像古文及之半而左引

筆下垂內从一非从二也與說解不相應夫許旣列之二部明言从二不宜乖異如是其說甚確案凡从二从弓則字當作弓李斯省攷古文變弓爲凡後人不識弓字遂攷許書作凡淺妄已甚若然則風凡聲雖相近而風字形不得从凡可知字書諸言凡聲皆當爲風省聲之誤左氏傳以颯颯爲汎汎蓋古文不省也又元命包曰地者易也言養物襄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一藝文類聚御覽皆引作乙今從開一韻增者爲地今說文曰地元氣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萬物所陳列也从土也聲案說題辭曰天羣陽之精合爲太一分爲殊名天之爲言顛也居高理下爲人經



緯故其字一大以鎮之地之爲言媿也承天行其義也  
居下爲位道之經也山陵之夫非地不制舍功以牧牛  
故其立字土力於一者爲地蓋天地未分爲太一一者  
氣變之始居上爲天故天一在大上居下爲地故地一  
在力下說文亦云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  
萬物臣錯曰一者天地之未分天顛也至高無上从一大皆本緯書  
說其說地字云元氣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亦  
卽易緯乾鑿度之文許君解字凡一在上則釋爲天一  
在下則釋爲地故地字从土力一不得从土也聲也爲  
女陰古音如迤地秉陰竅於山川原可从也得聲而與  
全書通例不合蓋篆文力字作𠂇𠂇下加一正與隸書

也字相亂故漢人書地字皆爲土傍也昧者遂據隸變  
之俗體以改許書之正文亦何異馬頭人人持十鄉壁  
虛造者矣又元命包曰土之爲言吐也含吐精氣以生  
於物故其字十加一爲土今說文曰土地之吐生萬物  
者也二象地之上本作下依地之中玉篇無物出形  
也案二部二地之數也从偶一則二爲地數非卽爲地  
許書之例以一在上爲天一在下爲地二爲天地今自  
始一終亥攷之二部亟敏疾也从人口又二二天地恒  
常也从心舟在二之間上下一心以舟施恒也亘求亘  
也从二从回古文回象亘回形上下所求物也上下卽  
天地五部五五行从二陰陽在天地之間交午也則土





字注不得云二象地之上雨部雨水从雲下也一象天不部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猶夫也是一在上爲天𠂔部𠂔氣欲舒出与上礙於一也云上礙於一則亦以一爲天也之部之出也象艸過枝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旦部旦明也从日見一上一地也至部至鳥飛從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止部止土之高非人所爲也从北从一一地也氏部氏至也本也从氏下著一一地也戈部或邦也从口戈以守一一地也是一在下爲地韭部韭菜名也一種而久生者也象形在一之上立部立住也从大立一之上皆以一爲地也案此諸文土字必从一从十此注當作一象地之上十地之

中物出形也十爲古甲乙字古器物銘書甲皆爲十石鼓文及秦石刻戰字作戎可證萬物出甲於甲故十象地之中物出形卽以金石遺文攷之散氏銅盤銘散田嗣土篆法作土秦嶧山刻石分土建邦篆法作土皆从十下一不爲二畫均可見周秦古字無从二之說又說文土部土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从一从十孔子曰十推合一爲土古土土二字字同音異故漢碑土字皆爲土臣錯曰案今書之異於土者短其下畫其義大殊是小徐亦以俗書土字爲非周禮大司徒其附於刑者歸於土注土謂主斷刑之官或謂歸於圜土明古土土同字故鄭兼二義不云土或作土周頌保有厥土義正作



土史記有邦有土尚書作土世本相土作乘馬卽左傳之相土也呂氏春秋任地篇后稷曰子能使吾土靖而  
明浴土乎高誘注土當爲土攷漢碑書土字皆加點作  
土以別於卿土祠孔庶土石門之士土誘漢末人狃於  
俗學以爲當从加點之士其識不如鄭君遠甚李陽冰  
曰土數五成數十取成數下一地也下一爲地原與許  
說不殊十爲土數亦象物出古字形聲每兼數義不得  
議召陵之誤亦不得斥當塗爲妄小徐謂土字从十从  
一陽冰無異議今云土字从十一則土字復何以處之  
正可見唐時說文土土同字矣又元命包曰水之爲言  
演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也故其立字兩人交一以中

出者爲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  
起也今說文曰水準也北方之行象衆水並流中有微  
陽之氣也案古文水字作三象坎畫卦之形王應麟困  
學紀聞謂易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爲古文天地風山  
坎火雷澤等字今見易乾坤鑿度篇伏羲作十言之教  
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亦卽八卦之畫遠古字少  
乾坤艮巽等字卽天地風山等字故三爲古地字卽爲  
古坤字經典釋文三古坤字卽三字三爲古坎字卽  
爲古水字洪氏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滅  
字作而說文頴字頁旁涉亦从橫水石鼓文涉可知  
三字實古於其曰兩人交一則古以一爲人一者形



變之始據乾鑿度注一陰一陽人道成焉古文奇字以儿爲

人蓋卽从一引而伸之人在下故詰屈也又元命包曰

火之爲言委隨也故其字人散二者爲火今說文曰火

燬也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案乾坤鑿度三古火字兩

人交一爲水人散二爲火其理至精篆文火字卽三字

之變字者孳乳而生三之爲火猶三之爲眾蓋古文人

字本止作一引伸之爲儿籀文大詰屈之爲儿吞之爲

人與火字大字从此象形爲大象臂脰形爲冂合五百十

四部觀之尚可得古文篆籀遞變之由火象炎上形亦

爲人散二義得相兼也又元命包曰木之爲言觸也觸

地而生其字八推十爲木八者陰合十者陽數今說文

曰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从艸下象其根案說文

木部艸草木盛米米然象形八聲古文蓋卽以爲木字

此猶商讀誓史亥豕一形說文古文亥爲豕與豕同意宏定官書學

得同體見一切經音義說文見部專取也从見寸說文

此例甚多難以徧注固無足怪古艸字从丨丨爲古十

字周牧敦十有三月卯敦十有一月字止作丨說文艸

部艸木初生也象丨出形有枝莖也古文或以爲艸字

以艸爲艸猶讀若徹才部才艸木之初也从丨上貫一

將生枝葉一地也臣錯曰丨艸木也上一初生岐枝也

下丨地也說文以丨上貫一爲十云將生枝葉則正

與中同意蓋十字一橫引而上卽爲中引而下卽爲中



中部亭重文京宁變爲巾古文以十爲甲此从十引而  
下也故隸變艸字皆作廿漢司農劉夫人碑以出爲古  
古从未爲無據而張公神碑書木爲木猶存古文遺意  
蒙竊病世之爲許書者不博證之金石遺文故書雅記  
以合乎召陵之真而徒墨守鼎臣楚金之重性馳謬此  
大惑也吳江費孝廉士機嘗語余子精通六書不宜以  
新附字命名余謂李善魏都賦注引說文曰濤大波也  
春秋有袁濤塗三傳皆同許君傳則濤實經典正字夫  
信口說而疑傳記子駿之所非皆怪舊藝而善野言叔  
重由以興歎今之學者大率類是予豈好辯願助張目  
募收調辛當理歸柩冀面非遙不復多及濤白

王坦盦獨立圖序

余宰如臯之明年邑人王儂圃茂才出示尊甫坦盦先  
生獨立圖像卓爾無雙超然獨遠予軌已邈懿烈弗彰  
屬爲序曰夫物忌孤芳人貴介立落落者有高世之節  
矯矯者實勵俗之操先生瑯琊華胄梁溪望族門承通  
德家列廡仕含華隱曜獨詠考槃之詩飛遞保名遂執  
天山之筮上揖巢許之輩介蹟夷惠之間固已澄之不  
清撓之不濁貞白之素挹之而愈光有道之徵當之而  
無愧然而振奇之士以八荒爲庭除放達之裏視六合  
如閨闈韓康賣藥屢至中都枚生賦詩爰來洛下燕垂  
趙際楚尾吳頭隨風夜郎之西鳴劍伊吾之北州有九



所涉者八天之下將及其半獨行萬里是爲壯游任俠  
千金惟重然諾蓋嘗在大梁聞有故人之喪千里命駕  
傾裝相助昔元伯死友巨卿有素車之馳角哀餓夫伯  
桃有并糧之贈具一於此伊古所難兼而有之澆世尤  
罕旣乃庾信暮齒仲宣懷歸西河喪明東海招隱混跡  
城市濟世爲心準量刀圭活人無算獨行之傳與方技  
而並書旬日之間問姓名而屢變皎皎如月冥冥者鴻  
易稱無悶詩歌勿諉其先生之謂乎先生道不偶物行  
嘗選時乃作斯圖用寄傲志孤鳳寥廓江郎歎其寡儔  
空山幽寂龍標契其神悟鄰犬吠影對之而成三天花  
破顏拈之而微笑潔身離羣以全吾真先生殆古之傷  
心人歟余與先生令子僊圃爲文字交又讀趙雲松觀  
簪所爲先生傳而得先生之梗概因不辭而序之亦使  
來者景其遺徽企彼芳躅云爾



唐莊宗生年攷

歐陽五代史唐莊宗紀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薛史亦云武皇之討王行瑜帝時年十一從行吳縝纂誤云今按唐書本紀并王行瑜傳克用以昭宗乾寧二年冬破斬王行瑜是年歲乙卯若是時莊宗年十一則當以乙巳生然莊宗紀末云同光四年四月莊宗崩其注云年四十三是歲丙戌推其生年則莊宗合以甲辰生此其證一也又唐廢帝紀云莊宗呼帝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案廢帝崩時年五十三是歲丙申推其生年亦合是甲辰生此其證二也又按莊宗紀克用破孟方立於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時莊



宗在側方五歲而孟方立傳云文德元年方立乞兵於  
王鎔以攻晉乃遣將奚忠信攻晉遼州忠信大敗晉兵  
乘勝攻之文德元年歲在戊申時莊宗方五歲推其生  
年則亦合是甲辰生此其證三也由此言之則莊宗從  
破王行瑜獻捷時當為年十二也濤案吳說誤甚莊宗  
生年諸書皆以為乙巳無言甲辰者即其崩年五代會  
要及薛史皆云年四十二惟歐史注云年四十三非徐  
氏之誤即傳寫之譌耳此不足證者一也唐廢帝從珂  
會要薛史皆以為光啟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通鑑攷  
異引張昭唐廢帝實錄亦同是年歲在乙巳故莊宗云  
阿三與我同年其廢帝之崩歲在丙申薛史會要俱云

年五十二今本薛史作五十三乃傳寫之譌正與乙巳生年相合又王

氏見聞錄云潞王乙巳生統帥王公謂王思同亦乙巳生俱

為蛇相舊五代史清泰三年三月有蛇鼠鬪於師子門

外鼠生而蛇死正以晉祖屬鼠晉祖以景福元年生歲在壬子清泰屬

蛇故有此祥廢帝生年亦實乙巳非甲辰惟徐氏歐史

注云年五十三吳氏遂據以為廢帝甲辰生之證其誤

正與莊宗純同此其不足證者二也五代舊史莊宗純

唐龍紀元年帝纔五歲從武皇校獵於三垂岡伶人奏

百年歌云云龍紀元年歲在己酉乙巳生人適得五歲

且薛史止云從武皇校獵初無還軍置酒之說今以通

鑑攷之方立攻晉固在文德元年而邢州之破實在大



順元年方立既死之後通鑑載方立之即以甲辰生年推之帝已不止五歲則云破敵還軍實歐史之譌爾時帝方幼小不應從軍此其不足證者三也吳氏名為纂誤反承廬陵之誤所列三證皆不足證後之君子其亦無為所惑矣

此後年正五十二又云漢書以之叙市甲辰式一其其為  
推之帝已不止五歲則云破敵還軍實歐史之譌爾時  
帝方幼小不應從軍此其不足證者三也吳氏名為纂  
誤反承廬陵之誤所列三證皆不足證後之君子其亦  
無為所惑矣

山名霍山即衡山攷所以一皆言山即天柱平望  
爾雅霍山為南嶽注云在衡陽湘南縣今在廬江濳縣  
西即天柱山濳水所出也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  
皆以霍山為南嶽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  
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得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  
霍山不得為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為  
漢武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濳案景純此注殊不明了  
故讀者多不得其解邵二雲編修爾雅正義致疑此句  
為後人附益以余攷之殊大不然蓋霍山即衡山一山  
而有二名風俗通巡狩篇曰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  
然大也衡山之一名霍山猶泰山之一名岱宗亦見風俗通



其說確不可易爾雅大山官小山霍注曰官謂圍繞之當是衡之岫嶺瀟之天柱皆以大山圍繞小山故均有霍山之名漢武見衡山遼遠而瀟之天柱亦名霍山故遂移神於此此猶恒山本在上曲陽而遼人祭北嶽於渾源州後人遂以恒山在渾源而飛狐大茂轉無恒山之名衡之霍山移其名於天柱蓋亦猶是而不得謂三代以前之霍山專指天柱而言更不得三代以前霍山不得爲南嶽也且霍山之名亦不僅此二山也郭景純注中山經云今平陽永安縣廬江瀟縣晉安羅江縣河南鞏縣皆有霍山中山經之霍山蓋卽平陽永安之霍山漢志謂之霍太山何見一言霍山卽爲天柱乎至霍

山之爲南嶽亦不僅見於爾雅白虎通巡狩篇曰南方謂霍山者何霍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說文山部曰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恒中太室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然此猶曰在漢武後也尚書大傳曰中祀大交霍山鄭注云中仲也春爲元夏爲仲五月南巡狩仲祭大交氣於霍山也又白虎通引大傳曰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恒山嵩山也兩漢刊誤補遺引夏傳曰禹奠南方霍山大傳爲伏生所作豈逆知漢武之欲移神而先稱霍山爲南嶽乎竊意衡霍一聲之轉古文家以衡山爲南嶽封禪書南嶽衡山也此史遷用古文家說也今文家以霍山爲南嶽大傳卽今文家說也其實卽



指一山而異其名太平御覽儀禮部引白虎通曰南方  
衡山者上承景宿鎮德均物故曰衡山白虎諸儒兼引  
異同之論故衡霍並列水經記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  
霍山爲南嶽在廬江潯縣西南水經本非桑欽所作廣  
雅亦以天柱爲霍山皆據漢後之霍山而言郭景純乃  
謂南嶽本以兩山得名未免疑誤後學邵氏又從而揚  
其波盪矣若孫叔然以霍山爲衡山字之誤詩正義引崔靈  
恩謂唐虞以衡山爲南嶽周氏以霍山爲南嶽通典引禮義  
宗此不得其說而強爲之詞徐靈期南岳記曰衡山者  
五嶽之南嶽也軒轅乃以潯霍之山爲副故爾雅云霍  
山爲南嶽蓋因其副焉御覽引尤爲不根之談皆由不知  
者當以仲瑗之說爲長

左氏襄三年傳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杜注  
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此又一衡山旣非荆南之岫  
嶠亦非潯之天柱今俗猶有橫山之稱洪州倅頤煊  
謂卽廬江潯縣之霍山誤潯在鳩茲之北楚之克吳  
當自北而南豈得自南而北耶又記







室之談出爲巡方勵節止水之操宜其言多澹衷意藪  
俗韵俱道適往契蹟真宰之先自然從容超絕物象之  
表觀集中河上諸詩於海口之通塞河流之湍緩築石  
槌竹之利弊負薪捧土之險艱一篇之中三復致意匪  
惟雕龍寶美金鑑是知鮑昭作頌徒侈諛辭賈讓陳策  
未挾盛藻以古方今詎可同日濤享帚自珍苦不逮意  
涉世多故恒廢嘯歌公迺勞謙損辱商摧譬之策蹇人  
以上天導矇瞽以先路齊足並騁有慚未能所願後車  
託乘而已

### 鮑廬詩話序

詩話之作起於有宋唐以前則曰品曰式曰例曰格曰  
範曰評初不以話名也天水一朝爲詩話者無慮數百  
家惟梅澗菊莊稍存雋永餘俱難免疵累近賢所作益  
多或且以之代毛刺濶匾樓雪舟虹每况愈下詩有話  
而詩亡豈虛語哉余於詩初無所解而儕輩謬以見推  
別裁品藻輒奮筆舌歲月旣積評隲遂多聊於瑟居多  
暇之時刪削舊橐仿漁洋詩話之例編存三卷夫昔賢  
論詩以不涉理路不落言詮爲上乘詩之有話猶不免  
筌蹄之見余比年以來旣深臯魚之悲復懷騎省之悼  
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流離瑣尾極人世困厄之境終歲



侘傺既不作詩又烏能話詩與話且兩忘之矣然則余  
之於詩其或將進也夫

瑟榭叢譚序

宣郡爲秦漢上谷地山川阻深氣候慘慄其俗勇鷙而  
剽悍其民樸僊而椎魯其聲名文物若杞宋之無徵邾  
莒之僻陋踰蟻螭者咸悄然有吾土之思窮塞之感焉  
余假郡符凡四閱月承前政苛慝之後補亡羊除害馬  
亟亟焉琴瑟之更張顧性不耐拘檢遇事輒蕩佚簡易  
吏民頗安余之拙而樂余之漫治事餘暇不廢嘯歌錢  
唐吳君更生吾鄙風雅士也相與登靡笄之山渡桑乾  
之水弔耨斤之故宮尋曜辣之舊壘酒酣耳熱作爲歌  
詩時復焚香枯坐默憶舊聞或麤蘇清談閒話風土叢  
殘瑣屑輒摘烏稗葉拉雜書之投置古壘盎中受代後



探而出之甄錄得如干條分爲上下二卷解之西偏有射圃焉爲賓從遊讌之所隙地十笏老屋數楹水木清華凡格明淨顏曰瑟榭以著其潔因名是書爲瑟榭叢譚說文無榭字春秋成周宣榭字止作謝今云榭者通俗文也

魏太和三年銅熨斗跋

右銅熨斗一枚以建初尺度之柄長一尺七分蓋徑七寸六分底徑五寸五分有銅熨人二尺二寸二分首刻饜饜形首下有穿以插斗柄跗正圓而稍穹徑一尺九分款識刻於跗上文曰太和三年二月廿三日中尚方造銅慰人慰斗重卅四斤十二兩第百六案古以太和紀年者一爲曹魏明帝一爲元魏孝文帝皆有三年惟元魏孝文鑄太和五銖錢其文作太此文爲大且字近漢隸定爲曹魏時物晉書職官志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積古齋載永元雁足鐙款識卽有中尚方造之文是漢時已有中左右三尚方通典職官云漢末



分尚方為中左右三尚方魏晉因之是也淮南齊俗訓  
 炮烙起於熱斗北堂書鈔服飾部引注曰熱斗熨斗也  
 紂見熨斗爛人手遂作炮烙之刑此與今高誘注異與  
 御覽服用部所引許慎注同而加詳蓋即叔重注文御  
 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紂欲重刑乃先為大熨斗以火  
 熱之使人舉輒爛手不能勝服用部引通俗文火斗曰  
 熨是熨斗由來已久北堂書鈔服飾部引晉東宮舊事  
 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人蓋熨人所以安斗饕餮本獸  
 形不知何以名為人說文火部熨從上案下也从尸又  
 持火以尉申繒也心部慰安也从心尉聲慰本从尉得  
 聲故慰熨二字通用隋書李穆子渾傳尉迴反於鄴時

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為迴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心穆  
 遽令渾入京奉熨斗於高祖曰願執威柄以慰天下可  
 見六朝以前尉斗字皆作慰而此又省火為慰博古攷  
 古諸圖皆不載此器惟紹興內府古器評中有漢熨斗  
 一條云或曰刁斗非也刁斗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持以  
 行如銷鍋而無緣此器頗與今之所謂熨斗者無異蓋  
 伸帛之器耳故以熨斗名之案此則當日內府所藏但  
 有熨斗而無熨人故不見款識因有刁斗之疑耳文曰  
 重冊四斤十二兩以今權秤之僅一十九斤每秤漢器  
 文曰一斤者率得今權七兩有奇魏時去漢未遠其輕  
 重宜與漢權等此器舊藏洪洞劉鏡古司馬肇鑑家今



歸於余

夫曰一尺律者時心辨之而後用之也... 歸於余... 夫曰一尺律者時心辨之而後用之也... 夫曰一尺律者時心辨之而後用之也...

十經齋文集卷四

嘉興沈濤西雍

匡城攷

今長垣縣西南三十五里有匡城集其地有夫子廟相傳即孔子所厄之地案論語子畏於匡或以為衛地或以為宋地其以為宋地者蓋據莊子秋水篇孔子游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及說苑雜言篇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云云韓詩外傳亦云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其說與劉向同而不言宋并不言匡夫百家之言率多牴牾與其證之於諸子不如攷之於六經宋大夫之有匡簡子不見於春秋傳



左傳僖公十五年諸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杜預注匡  
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又文公十一年叔仲彭生會  
晉卻缺于承匡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是匡爲  
衛地承匡爲宋地宋有承匡而無匡漢書地理志陳留  
郡長垣莽曰長固注引孟康曰春秋會于匡今匡城是  
續漢書郡國志長垣侯國有匡城注引陳留志孔子囚  
此太平御覽州郡部引晉地道記曰長垣古衛故匡城  
地孔子所厄處也是唐以前皆以孔子所畏在衛之匡  
城惟小司馬史記索隱誤信王肅家語僞孔安國注以  
匡爲宋邑太平寰宇記云河南道開封府襄邑縣古匡  
城在縣西三十里昔仲尼遊此城匡人誤圍夫子夫子

由城東南空角而出其蹟猶存始以承匡匡城并爲一  
談案漢書地理志陳留郡襄邑師古引圈稱云襄邑宋  
地本承匡襄陵鄉也秦始皇以承匡卑濕徙縣於襄陵  
謂之襄邑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郡國志亦云襄邑有  
承匡城注引地道記曰在縣西是樂史所指之古匡城  
卽圈稱等所指之承匡城後人或單舉匡字因亦有匡  
城之目而與春秋時之匡邑無涉且孔子轍環遊蹟莫  
詳于史記孔子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世家云魯定公  
十四年孔子適衛或譖於靈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  
匡匡人止孔子拘焉五日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  
後得去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



同車於是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年表則至衛在定公十三年至陳在十四年過宋在哀公三年雖不免稍有異同然孔子去衛先適陳而後適宋其歲月尚班班可攷當定公之時又焉得卽過宋之匡邑而爲宋人所圍乎又案世家言孔子去卽過蒲卽之云者並不信宿之謂正義引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元和郡縣志云滑州匡城縣故匡城在縣西南十里是匡之距蒲僅二十五里故去匡卽可過蒲若襄邑之承匡則在今歸德府睢州境內距蒲甚遠何由卽過西河毛氏又據左氏傳句須爲匡宰謂魯亦有匡邑陽虎嘗暴宜在魯地不知孔子陽虎俱爲魯矣

人果在魯之匡邑豈應疑似而誤其爲臆說更不待辨

矣



書元和姓纂後  
右林寶元和姓纂十卷見唐書藝文志今已失傳孫淵  
如觀簪從永樂大典中採輯成書復用鄭樵通志氏族  
略王應麟姓氏急就篇謝枋得秘笈新書所引校補之  
然猶有未備者偶閱趙明誠金石錄及羅泌路史並注  
中引元和姓纂與今本異同者甚多孫氏皆未之采如  
金石錄跋尾第七卷漢梁相費汎碑林寶元和姓纂云  
費氏亦音祕史記紂幸臣費中夏禹之後楚有無極漢  
有直蜀有禱晉有詩今孫本無亦音祕三字又中作仲  
詩作試皆誤史記殷本紀費中正義音仲今寶既引史  
記不應竟作仲字漢安平相孫根碑按姓苑姓纂諸書

大梁志曾文國目



皆云孫氏周文王子衛康叔之後衛武公子耳爲衛上卿因氏焉今孫本無爲衛上卿之語十一卷後衛比干碑陰接後魏書官氏志邴穆陵氏後改爲穆氏今此碑自侍中邴目陵亮以下同姓者凡三人字皆作目而元和姓纂所書與此碑正同又碑自穆崇至亮皆姓邴目陵氏姓纂亦云後改爲穆今孫本十八尤無邴穆陵姓一屋穆姓下云代人本姓邴目陵氏仍作穆不作目當是淺人用後魏書改也十二卷後周延壽公碑頌太師燕國公于謹後魏新安公于栗磾于洛拔之後姓纂及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謹洛拔五世孫也今孫本十虞于姓下並無此文後周温州刺史烏丸僧修墓誌僧脩

本姓王氏梁南城侯神念之子元和姓纂及唐史宰相世系表皆云神念父罔爲護烏丸校尉因號烏丸王氏今孫本十陽王姓下引秘笈新書補並無此文亦不著烏丸族望十四卷唐清河公主碑公主太宗女也碑云下嫁程知節之子處亮知節碑及唐史列傳元和姓纂所載皆同今孫本十四清程姓下引秘笈新書補並無此文唐阿史那忠碑元和姓纂云阿史那氏開元中改爲史今孫本脫中字唐高士廉兆塋記唐史及元和姓纂皆云士廉父名勵今孫本六豪高姓下引秘笈新書補並無此文十五卷周崔敬嗣墓誌云祖咸考表而元和姓纂以咸爲誠表爲儀表唐兵部侍崔兢墓誌公諱



兢字明慎祖敦禮父守業案舊唐書敦禮列傳云孫貞  
慎神龍初爲兵部侍郎元和姓纂所書亦同今孫本十  
五灰崔姓下引秘笈新書補並無此文十六卷唐嶺州  
都督姚懿碑據碑及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公諱懿字  
善意而崇子奕碑與元和姓纂乃云名善意今孫本三  
蕭姚姓下引秘笈新書補並無此文唐贈兗州都督裴  
守真碑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景生正正生脊字歸厚而  
元和姓纂乃云正生歸厚歸厚生脊今孫本十五灰裴  
姓下並無此文唐屯留令邢義碑元和姓纂云和璞父  
名思表爲豐州都督又云後魏光祿卿邢虬虬生臧臧  
生元功元功生思孝思孝生和璞今孫本十五清邢姓

下引秘笈新書補並無此文十七卷唐駙馬都尉豆盧  
建碑元和姓纂云慕容運孫北地王精之後入魏道武  
賜姓豆盧氏精生醜醜曾孫萇生寧今孫本脫北地王  
三字又無入魏道武賜姓之文並云精生猶醜猶醜曾  
孫萇永思寧寧生勣永思生通醜上行一猶字萇下脫  
一生字竟似寧與萇皆爲猶醜之曾孫矣十九卷唐西  
平王李晟碑碑載西平子十二人愿聰摠慈憑恕憲愨  
懿聽基慙元和姓纂載西平子十人以碑校之姓纂闕  
聰摠憑懿四人而慈應二子墓碑無之案慈已見墓碑不應云無余所  
見明歸太僕抄本金石錄作慈應二子當從之歸本係  
震川手寫後有題跋字畫甚精可據以校盧謝諸本之  
誤今孫本李姓下引秘笈新書補並無西平子十子之文



十三卷唐相州刺史侯莫陳肅碑元和姓纂云其先後魏別部居庫斛真水今孫本作別郡尤誤字之顯然者也又二十卷唐義陽郡王苻璘碑唐書列傳璘姓苻而碑作苻以姓氏書攷之琅邪苻氏出於魯頃公之後公雅爲秦苻節令因以爲氏而武都苻氏出於有扈之後爲啟所滅奔西戎代爲氏酋本姓蒲至苻堅以背有文改焉云云此所云姓氏書當卽姓纂今孫本苻姓下苻節令作苻璽令案漢書百官公卿志少府秦官屬官有苻節令續漢書百官志苻節令主苻節事尚苻璽郎中主璽漢書霍光傳亦有尚苻璽郎是苻節令領苻璽郎漢因秦制本書必應作節通志氏族略亦作爲秦苻節

令足證今本作璽之誤廣韻十虞苻字注魯頃公之孫雅仕秦爲苻璽令通典職官云秦苻璽令漢因之置苻節令丞皆非是苻姓下語略相同惟云蒲洪以孫堅背上有艸付文改苻爲武都孫云武都二字有脫文濤案此並無脫文改苻爲三字乙作改爲苻武都二字乃是族望提行另起則不誤矣又九卷漢荊州刺史苑鎮碑姓氏書皆云苑氏出於左傳所載齊大夫苑何忌之後今孫本二十阮無苑姓疑亦脫文又如路氏前記第四卷虺隗氏後有虺氏隗氏注云見元和姓纂今孫本十五灰無虺隗二姓又六卷注引姓纂倉頡氏馮翊人今孫本十一唐倉頡姓下無此文九卷陰康氏之後有陰



氏注見姓纂今孫本二十一侵陰姓下無陰康後之文  
又後記一卷太昊帝弟郝骨氏後有郝氏郝骨氏注云  
元和姓纂作郝骨氏唐書系表又作郝省氏云太昊之  
佐也今孫本十九鐸無郝骨姓郝姓下云出於郝省氏  
太昊之佐也轉與唐書世系表同案郝骨郝省皆郝胥字之誤四卷  
注引姓纂共龔爲共工氏後今孫本三鍾共姓下有之  
龔姓下無共工氏後之文五卷黃帝後有橋氏注姓纂  
橋山支孫守冢者爲氏今孫本四宵無橋姓六卷注云  
范曄西羌傳謂西羌本出三苗姜姓之別炎帝之後姓  
纂從之今孫本十陽無羌姓七卷注引姓纂云允格後  
金天氏之裔今歲本十七準允姓下但云允格之後脫

金天以下五字七卷趙氏後有叔帶中衍戎胥冬日之  
氏注云四姓見姓纂姓苑等今孫本一屋下有叔帶二  
冬下有冬日無中衍戎胥二姓又七卷注云姓纂以簡  
出狐鞠居今孫本二十六產簡姓下云周大夫簡師父  
之後無出狐鞠居之文八卷注云姓纂謂顓頊帝風姓  
今孫本一東無風姓又八卷注云又有疇氏出姓纂今  
孫本二十二侵無疇姓又八卷注云姓纂有彭祖孫子  
爲周錢府大夫今孫本二仙錢姓下引秘笈新書補云  
彭祖孫孚周錢上氏案路史注子字當是孚字之誤古  
未聞以錢上命官而周禮有泉府泉錢古通字則新書  
上字必府字之誤也又八卷注云茅夷卑徐鉉耶茅地



蘧澤皆以附邑爲氏見姓纂今孫本五有有茅夷九魚  
有蘧而無卑徐鉏耶茅地澤四姓又十卷注云錯去聲  
姓纂云溫泉多此姓今孫本二十一震無錯姓又十卷  
中行氏注云姓纂引世本作仲行今孫本仍作中又十  
卷韓籍韓嬰韓信注云籍嬰信三韓見姓纂今孫本二  
十五寒韓姓下有嬰信無籍又十卷成王侯次子于翟  
爲翟氏注姓纂云少子非今孫本二十陌翟姓下無成  
王少子之文又十卷盛伯子降于齊有盛氏注姓纂云  
先姓奭後改爲盛今孫本四十五勁盛姓下無此文十  
一卷注云姓纂丹朱居陶耶爲氏今孫本六豪陶耶下  
但云帝堯子居陶耶因氏焉無丹朱居之文十二卷帝

舜後有陳氏注云姓纂出武南東海者胡公後出武當  
者太邛長後出長城晉中郎將達今刊本十世爲陳武

帝今孫本十七眞陳姓下但云東海無武南又中郎將  
作長城令案陳書南史亦但云出長城令無爲中郎將之文則其微有不同也

又國名記四卷箕姓纂云商之圻內今孫本七之無箕  
姓又弗費也一作郝姓纂有郝氏今孫本八物無郝姓

又五卷瑕耶注云項羽紀有瑕耶申陽孟康以爲瑕耶  
人姓申名陽姓纂自爲一姓因文頡之誤今孫本十麻

無瑕耶姓六卷妖傳云商有姚妖姓纂纂要方九切今  
孫本四十四有無妖姓六卷鄒姓纂以爲出伯葵在虞

芮間今孫本十五灰無鄒姓又六卷登北傳多作癸北



注云姓纂又作癸比今孫本五旨無癸比姓凡此皆足  
訂今本之闕誤余故詳著其說於簡末俾後之讀是書  
者覽觀焉六志附會之商言然其說要法亦因今  
人按申台謂世纂自爲一按曰支家之譜今孫本十  
又五卷其世纂之世非孫氏世中世蓋類以爲孫氏  
按支家世纂一書世纂自陳及今孫本人皆無孫氏  
支國各世因各其世纂二書之世內之孫本十之無孫  
世纂世纂合編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  
世今孫本十之與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  
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  
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  
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世纂

藥倦談屑序

錢唐吳君更生以沈博妍雅之才處栖遲棗落之境皤  
然一公老作諸侯客丙申中春遇於涇上出示所著藥  
勸談屑四卷蓋取曩昔弟妹閒賞奇析疑以及湖海友  
朋茶餘酒邊之論或述咫聞或徵瑣事或抉摘聲音訓  
詁之幽奧或辨正詩文雅鄭之流別都爲一編藥勸之  
義蓋取諸雕龍養氣之篇也君嘗言吾家叔庠續齊諧  
以志怪究心於無益之地故是書雖偶一稽神博異絕  
不蹈虞初九百之習又筆意庸峭雋潔析理則庖丁解  
牛語小則柯古破蝨其諧處頗足解頤噴帝及至莊論  
正俗微言匡謬援據穿穴時與經史相發明以九流七



略之例甄核名實固當入之雜家不入之小說家而或等諸新安擁鑪之記瑯邪代醉之編則猶淺視乎此書

尚書平章百姓解

堯典平章百姓集傳以爲畿內之民固屬非是僞孔訓百姓爲百官雖本韋昭周語注然韋注復有官有世功受氏姓之語而楚語注亦云百姓百官受氏姓者非如僞孔竟以百官爲百姓孔氏正義謂卽百官族姓是亦知傳說之不可通史記五帝記集解引鄭注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蓋本楚語觀射父所云王公之子弟徹其官者物賜之姓其解百姓二字最爲明確至平章鄭本作辯章史記作便章采古辨字平乃采字之譌辨便聲相近惠王諸家已詳著其說姑弗具論惟堯平章百姓之事見于載籍而說尚書者皆略而弗詳案商頌正



義引中侯握河紀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爾二  
三子斯封稷契臯陶賜姓號注契爲子稷爲姬臯陶未  
聞禮記大傳正義引鄭駁異義堯賜伯夷姓曰姜禹姓  
曰姒契姓曰子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後漢書劉澄傳注  
引鄭尚書注辨別也章明也因生賜姓卽所謂別而明  
之猶九共書序別生分類僞孔傳生姓也別其之義明  
乎此則知百姓之非卽百官而鄭氏父子兄弟一語可  
以瞭然矣潘芸閣侍郎師視學畿輔以此題試保定多  
士學者多不得其解故爲稽譏其說如此

### 交翠軒筆記序

大名試院之後庭有古柏二株繁蔭翳日樛枝摩穹天  
矯拏攫奇態萬狀甫里怪魁之松樂園並秀之檜殆無  
以過前學使德文莊公顏其室曰交翠軒余一剖郡符  
再假豸節皆以試院爲視事之所坐嘯畫諾日與蒼官  
相對暇輒攷訂金石瀏覽墳籍或與賓從寮佐摩箋分  
韻有得卽隨筆疏記積日成帙受代以後編爲四卷卽  
命曰交翠軒筆記夫以經術飾吏治用弦歌化民俗亦  
爲政者所不廢若謂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西山朝來致  
有爽氣則吾豈敢







是也云云是明靈王卽皮場土地土人呼爲皮場廟不爲無據而志乘以神爲邛彤轉屬鑿空臆說又王栒燕翼貽謀錄云行都試禮部者皆禱於皮場廟皮場卽皮剝也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傳聞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詔討爲靈貺侯咸淳臨安志載政和乙未歲權發遣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周秩廟記云漢光武皇帝於建武辛未四月十九日降旨建祠宇於古洛之東後因河北妖人張角邪逆攻陷邢城嚮望相州皮場鎮之人虔誠祈禱雨雪並下殺賊定亂護國顯靈獻帝賜號始曰皮場焉則是皮場之名實起於漢不自宋始也蓋東京此廟加封賜額極爲崇奉又治瘍之說盛傳於時郡縣遂各爲立廟而皆以皮場名之明人不知考古妄疑皮場爲無稽因彤有靈壽侯之封以爲必應廟食於此更撰爲患瘡見夢不經之談附會可笑而葉子奇草本子又謂明太祖嚴於吏治守令貪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示仍剝皮實草爲袋置公座旁以警衆凡府州衛之左立一廟祀土地爲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則又因皮場之名而嚮壁虛造者矣



春宵雅集圖序

昔秦太虛微雲女壻一事爲詞林嘉話而東廂潤玉能  
否倚聲則未之聞也余兩女皆能詩能詞長女適桐鄉  
勞介甫亦深琴趣甥館喁于極偷聲減字之樂今年春  
次女于歸仁和韓氏女夫小亭農部請告而來就婚官  
舍兩壻相亞有亭亭雙玉樹之目小亭精金石學餘事  
不廢嘯歌花月春宵擘箋分韵琴樽間作輒至申旦不  
寐娈媚肩隨王裴促坐余以僂然一老婆娑其間佳興  
亦復不淺無何小亭假滿還京女亦偕往歌離餞別黯  
然增褻小亭因囑其友繪爲此圖以誌一時賞心樂事  
夫神清之選得一已難况僚壻多才而兩女又各具周



情柳思其爲門楣之幸何如顧余老嬾荒率乃竊攘睨  
淮海髯翁他日雙雙俱至得毋作謝中郎語曰君侯信  
自癡耶

古林金石表跋

吾鄉曹氏古林金石表一冊鈔之女夫韓小亭處前有  
倦圃自序云搜自境內以及遠地積五年得八百餘本  
攷曝書亭集蘇靈芝易州鐵像頌跋云古林金石表儲  
藏秦漢已來至五代十國凡七百本蓋竹翁不數宋金  
以後故與自序之數多寡不同然此本合之宋遼金元  
僅得六百餘本又竹翁跋政和年晉祠鐵人冑前字云  
倦圃鉏萊翁以金石之文石多金少歛多識少遂摹拓  
而裝潢之是宜必著於錄而此本無之疑傳鈔闕脫非  
完書矣 國初嗜金石文字者如崑山顧氏侯官林氏  
以及古林醜舫諸家其儲藏不及乾嘉間大興翁氏陽



湖孫氏仁和趙氏十之一二而余與小亭近日搜羅爲翁孫諸君所未見者又難以更僕數洵乎宇宙瑰奇之物鬱久必發抑造物者因好之愈多而愈洩其秘歟然如表中所列宋拓黃庭樂毅諸種不特余與小亭所未覩卽翁孫諸君亦不能一一緝襲而度弄之也碑之時地表中不及盡載其載者亦多舛錯如白石神君碑在今真定之元氏縣而表云在無極縣蓋隸釋此碑與無極山碑同列俱云在元氏縣而元氏無極二縣俱隸真定因有此誤不知今之無極縣兩漢時皆爲毋極武周萬歲通天以後方改爲無極而元氏縣故自有無極山彼此如風馬牛之不相及曝書亭集中白石神君跋亦云在無極縣殆因是表而誤歟



書翁校本尚書大傳後

此覃溪學士手校本也任邛邊君袖石携以示余內有朱墨二筆朱筆用東吳惠松厓徵君抄本對校墨筆則學士所輯補也尚書大傳一書乾隆間德州盧氏刻於雅雨堂十種中抱經學士及吳興董氏皆就雅雨堂本校其誤字補其逸文此惠氏本與盧本亦頗有異同如唐傳主冬者昺昏中惠本昺作昂案說文日部昺从卯聲不从古文酉也再賜以鬻鬻惠本鬻作矩案說文鬻部鬻黑黍也一稔二米所以釀鬻也今本作以釀也此从御覽百穀部引从鬻矩聲古文字多省假从某聲者率多省爲某鬻固正字而矩尤古於鬻也諸侯執所受圭以朝於天子惠



本作執所受圭與璧與白虎通文質篇引同案子男蒲  
穀不皆受圭與璧二字義尤足也虞傳譏然乃作大唐  
之歌惠本譏作謗案集韻六豪謗郎刀切引尚書大傳  
謗然作大唐之歌云或作嘑嘑字見說文口部謗卽嘑  
之或體譏字字書所無是惠所見本與宋本合也禮縵  
縵于惠本禮作紕案太平御覽天部引此正作紕縵縵  
于紕縵乃狀卿雲之象他書多作禮者緣禮字古文作  
礼與紕字形相涉而誤也夏傳濟中詹諸注詹諸醜醜  
也惠本醜醜作鼃鼃案王伯厚王會解補注附禹四海  
異物所載鄭注正作鼃鼃是宋本如是說文鼃部鼃尅  
鼃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鼃鼃其行尅尅从鼃从尅尅  
亦聲醜鼃或从酉醜醜醜也詩曰得此醜醜言其行醜  
醜从鼃爾聲今本作醜醜者當是後人據說文改耳許  
鄭不必相同也殷傳桀與屬五百人南徙十里惠本作  
千里與吳興董氏本同知二廬氏本十爲誤字也武丁  
問諸祖已惠本作祖乙桑穀理草惠本作野草皆足以  
訂今本之誤亦有今本不誤而惠本誤者唐傳何以謂  
之夏夏者假也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惠本無吁荼句  
案五行大義卷一引云何以謂之夏夏假也假者方呼  
萬物而養之是古本有此一句呼當作吁下文言陽盛  
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外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故  
曰吁吸也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則此處不應作



呼又五行大義無外也二字今本有此二字當是涉下而誤然以爲并無此一句則非矣又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之方伏惠本作萬物伏藏之方案春言物之出夏言物之方任秋言物方愁冬言萬物方伏此方字與伏方任方方字不同若作伏藏之方則下文物之方伏何以謂之冬又何說也殷傳桀止于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惠本無二不字案古不音讀如丕不齊雙聲字不乃發聲齊之爲不齊猶越之爲於越吳之爲句吳則二不字乃古義之僅存者也此書自元以後無傳本雅雨都轉所見之本亦係前明人掇拾而成非復隋志三卷之舊如夏傳周以至動一條公羊疏引物有三變以下皆爲

注語此傳注混淆之宜正者也唐傳春出也物之出也韻補引作春者出也出也者物之出也今本無出也者三字此缺文之宜補者也周傳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文選東都賦注引無玉色二字案鄭注玉音金聲言其宏毅之調也則正文本無玉色二字此衍文之宜削者也若此之類蓋亦繁夥余少治經時頗從事此書一行作吏遂爾輟業邊君年甚少學甚博志甚銳他日將注疏傳記所引此書之文撰其異同補其墜簡當必有遠出惠盧諸家之上者不啻助我張目也爰以末學膚受記憶所及者疏於紙尾而歸之



圭齋文集跋

歐陽原功圭齋文集宋潛溪序中謂多至一百餘冊皆燬於兵其孫佑持錄自辛卯至丁酉七年之作附間見於金石者共二十四卷今此本詩文十五卷附錄一卷乃成化間其宗孫銘鏞二人所輯并非佑持所錄之舊前載揭鼻碩宋潛溪二序後有明彭相國時跋語云揭公爲序者四十四卷宋公爲序者二十四卷悉燬於兵云云今讀文安公之序則與此集實不相謀序云歐陽先生集曰詩流者三卷曰鉛中者十卷曰驅煙者十五卷曰強學者十卷曰述直者三卷曰脞語者三卷其門人王師模所輯也竊意原功於揭公爲同朝後進公不



應以先生稱之且原功三仕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林  
三拜承旨凡朝廷高文典冊多出其手而序云惜棄在  
艸野不得與典謨訓誥之述作以黼黻皇猷然文關世  
教斯可傳矣不繫其人之隱顯則所謂歐陽先生者直  
隱居不仕初不在承明侍從之列又原功與揭公交甚  
密集中揭公墓碑銘言嘗共修典憲又共史事今序云  
獨恨不登先生之堂從諸生之後則公與歐陽先生并  
未識面不過因其門人之請爲序以塞其求其別爲一  
人可知蓋銘鏤輩皆非文人見文安集中有歐陽先生  
集序以爲必是其先世之文因而弁諸卷首可齋又誤  
從而述之亦可見明人之不學矣原功遺文尚多孫觀  
察訪碑錄中載原功所撰碑誌二十餘通余於藁城拓  
得董清獻公神道碑銘亦原功所撰而此集均所不載  
則欲搜羅散佚者正當於金石文字中求之耳



元槩本南村輟耕錄跋

陶南村輟耕錄海虞毛氏刻入津逮秘書中蓋據成化間華亭彭氏之本末有成化己丑中秋日華亭彭瑋跋語予在洛州得一本於帝后太子等字皆空一格其標題曰南村輟耕錄蓋元時初刊本前有青溪野史邵亭貞募刻疏一篇爲毛本所無錄目後有凡五百捌拾肆事一語較毛本二十二卷少禽戲一事餘俱相同其中可訂毛本之誤者不一而足卽如第七卷官制資品一條從七從仕郎攷元史百官志文散官四十二有從事郎從七品元典章作從仕予所見元人碑刻皆作從仕郎無作從事郎者此本作仕正與元典章合而毛本作



事蓋淺人據誤本元史所改洵乎閣帖以祖石爲珍蘭亭以初搨爲貴也

答方鐵珊書

損辱來命知昨呈齊刀拓本四種已經法目審定方今振奇嗜古之士無逾足下其辨真鴈如判溜澠蒙獨何人敢貢異論惟來書以遂陽一刀爲真其齊之化齊墨之化齊維之化三刀皆定爲僞品蒙竊有所未喻揆足下之意以此三刀前人未見著錄故不能無疑攷錢譜之作始于梁之顧烜見隋書經籍志其後唐封演宋李孝美洪遵董道之徒皆踵爲之所列圖品各有異同亦遞相增益至我朝好者愈多蒐采益富近時著錄家如鎮洋盛氏之泉史蓬萊初氏之所見錄較之洪董諸家奚啻倍蓰若必



以先出者爲真後出者爲僞是顧譜所未收者概當屏而弗陳此何異鼃井之拘墟蠡海之妄測也歷來所傳齊刀有云齊之右化者矣齊右化者矣節墨邑之右化者矣其途陽一品亦屬晚出右字或釋爲吉字或釋爲寶字近李芝齡尚書定爲法字謂卽太公九府圖法案說文鷹部云灋刑也平之如水鷹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去法今文省聞之段先生曰許書無言今文者則法字注當作古文省此又省水从右自當釋法字爲正若化之釋貨則從無異說言化可以該法不得以文無法字遂疑爲後人贗造至墨卽謂卽墨元和郡縣志云萊州卽墨縣城臨墨水故曰卽墨太平寰宇記云萊州膠

水縣有卽墨故城墨山在縣東北六十里石色如墨又有墨水出焉是卽墨本以墨山墨水得名卽乃語詞墨之爲卽墨猶齊之爲不齊吳之爲句吳越之爲於越未聞不齊之不得單言齊句吳之不得單言吳於越之不得單言越也尚書禹貢濰淄其道本又作維見陸氏釋文此刀省水作維正與古合不知足下所謂僞者又在何處諸品昔藏黃氏小蓬萊閣翁覃谿閣部亦曾疑之而小松司馬辨之余固不逮秋盦鑒別之精而足下則今之蘇齋也做帚白珍康瓠用瑤瑾以復於足下伏惟裁察盛夏自愛不宣



綠溪詩藁序

予幼時侍族父雙湖吏部公隅坐卽耳鄉先達祝豫堂先生之名稍長學爲韻語於王司寇湖海詩傳陳處士所知集中見先生之詩心竊嚮往然終以一斑片羽未能略測涯涘爲憾今服官畿輔與先生曾孫子虔參軍爲撫塵之交秋宵雅集子虔出先生綠溪詩藁問序亟於酒邊呼鐙讀之流連三復始獲稍窺先生之蘊量夫吾鄉之言詩者以朱李爲稱首後進前脩無不咸資準的先生之詩宏肆類醜舫雅潔儷秋錦至其凌轢波濤穿穴險固獨往獨來自成馨逸有拔戟劇壘於兩家之外者家歸愚尚書謂如春和之盎盎如周道之坦坦如







朝經學昌明名儒輩出自元和惠氏休寧戴氏尊崇漢  
學力求復古近世大儒如嘉定錢少詹高郵王觀察及  
吾師金壇段先生聲音訓詁推闡益精幾幾乎許鄭復  
生矣儀徵阮相國師撫浙時朔立詁經精舍招集生徒  
講習討論一時方聞綴學之士說經鏗鏗議者比之淄  
邠稷下余以象勺之年卽廁都講之列今一麾出守承  
乏是邦沿故爲河朔大郡倚郭之永年縣又爲唐太學  
博士賈氏公彥故里博士周禮儀禮二疏與孔冲遠五  
經正義並列學官實爲一代儒宗宜其流風餘韻千百  
載猶未艾何以近代以來通儒碩彥不少概見豈山川  
靈秀之氣鬱久而未發與抑菁華之已竭與夫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其故在上之人無以唱導之後進英髦罔  
知準的經術之不明未始非守土者之責也城闔東北  
隅荷花館今爲清暉書院余月課生徒於是其講堂迤  
北有屋數楹窈折幽邃攷爾雅釋宮狹而修曲曰樓說  
者謂非重屋之樓乃說文广部屢字之借今此屋麗屢  
相連正合修曲之旨因輯而新之顏曰治經屢奉賈博  
士栗主其中擇生徒之開敏有才者與之講論六藝稽  
合同異余雖末學膚受不足以宏益諸生竊附文翁興  
教之義以成吾鄙斐然之志安知他日不有如博士父  
子者再見於斯土乎此亦猶相國師之意也是爲記







